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河南通志卷七十一

方伎

易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又云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則屈伸往來惟聖人神明其德者知之然聖人明其理不顯其數故靡得而闕也中古以降始興技術推步家有甘公石德易數有京房李尋醫有扁鵲和緩相人有唐舉許負之徒類以術自見於世言

休咎禍福多驗然其學不傳傳者悉多詭誕難可根
究夫子不語怪神豈無謂哉然時以其有驗于事探
測隱遠決定猶豫前世亦以此神之昔兩漢承秦絕
學之後大義不明雜用符讖士之懷挾道藝者莫不
馳騁穿鑿爭談之矣自茲以後言經術者率用奇文
小數破碎大道造為元命苞七經緯諸書傳會不經
雖通儒如鄭興賈逵猶或不免豈非好尚積習使然
歟方今

聖明御世崇大道而絀小數士之言陰陽禍福者蓋幾
幾乎息矣茲據前代所可見者著於篇令人得依類
以考焉志方伎

開封府

南北朝許遵雍丘人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其
驗若神齊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
死是以任性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惜之芒陰
之役謂李業興曰賊為水陣我為火陣水勝火我

必敗果如其言其子暉亦學術數遵嘗謂曰汝聰
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產法豫言男女
及產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

隋許智藏高陽人少以醫術知名文帝以為散騎侍
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召視之俊夜夢其
亡妃崔氏泣曰本欲相迎聞許智藏至為之奈何
明夜復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腑中以避之
及智藏至診其脈曰疾已入心不可救矣俊數日

果死上奇其術費物百段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
於時仕為兗州軍長史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後
拜上儀同三司封賀川縣伯

唐甄權扶溝人以母病究習方書仕隋為秘書省正
字稱疾免魯州刺史庫狄嶺苦風患不得引弓權
謂曰將弓箭向塚一為鍼可以射矣果如其言貞
觀中權已百歲太宗幸其舍視其飲食訪其藥性
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所著有脈經針方

明堂人形圖各一卷

甄立言權之弟為太常丞杜淹患風毒發腫帝遣
立言視之立言曰從今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
言時有尼明律患腸胃脹滿彌二歲不愈立言診
之曰其腹內有蟲誤食髮致之因令餌雄黃少頃
吐一蛇如人手小指無目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
愈撰本草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五代趙修己浚儀人少精天文推步之學晉天福中

滑州節制李守貞表為司戶參軍留門下每從守
貞出征占候軍事多中奏試大理評事賜緋後守
貞鎮蒲津陰懷異志修已屢以禍福諭之不聽遂
辭疾歸明年守貞果叛幕吏多伏誅獨修已得免
周世祖鎮鄴奏參軍謀會隱帝誅楊邠等將害世
祖修已知天命所在勸世祖曰雖欲殺身成仁何
益於世不如引兵南渡詣闕自訴則明公之命是
天所與也世祖然之遂決渡河之計及即位改鴻

臚卿遷司天監

宋楚衍開封人少通四聲字母又於九章緝古綴術
海島諸算經尤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經善推步
陰陽星書之數間語休咎無不中召試宣明補司
天監學生遷保章正天聖初造新書擢衍為靈臺
郎與宋行古等九人製宗天書進司天監丞入翰
林皇祐中同造司辰星漏書十二卷卒無子有女
亦善算術

許希開封人以醫為業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
數進藥不効冀國大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
包絡之間即愈左右爭以為不可諸黃門祈以身
試試之無所害遂以鍼進而帝疾愈命為翰林醫
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所著有神應鍼經要訣行
於世

明周溥字文淵其先浙江會稽人徙居汴城溥穎敏
嗜學及長患羸自度弗起遇南郡高子明療之而

愈溥遂從子明傳黃帝扁鵲之脈書及諸秘方溥受之且錄且讀三年為人診視療治多驗於是四方迎謁者絡繹不絕其贈貽粟帛之外奇物異玩悉謝不受發明素難及東垣丹溪之義為書一編名曰方法考源復著用藥歌括若干首

李信字用誠祥符人精幼科醫術一視則生死立決門懸金鐘為號至今汴人猶稱為金鐘李氏云劉輝字文華祥符人幼喜醫受學於同郡李寬久

之盡其術嘆曰神聖工巧非可以言辭求天運物
理必待夫體察明著遂以醫名累試輒效

張路號平山祥符人工畫人物獨絕一時并李空
同文左國璣字稱三絕云

歸德府

宋王懷隱睢陽人初為道士居汴之建隆觀善醫太
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為尚藥奉御三遷至翰林醫
官使命懷隱與副使王祐等編類經驗方書每部以

隋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
成百卷太宗御製序名曰太平聖惠方

金張從正字子和考城人精於醫貫穿難素之學起
疾救死多效興定中召補太醫居無何辭去日遊
瀝水上集醫書凡十四卷名曰儒門事親

明皇甫仲和睢州人精於天文之學洪武中以薦歷
陞欽天正永樂中從成祖征伐至漠北不見敵上
欲還師命仲和占之對曰今日未申間敵當至曰

勝負何如對曰王師始却而終大振日中敵不至
復召問仲和占對如初頃之謀報曰敵大至矣時
初獲安南神鎗敵一人直前又二人繼之皆中鎗
死敵衆齊發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曰東南不
少却乎廣率精兵直前砍其馬足敵稍却而疾風
揚沙不相見敵引去上欲乘夜班師仲和曰不可
明日敵必來輸欵俟從容返駕而歸昧旦敵果詣
軍門謝曰不知乘輿在是上命賜以幣帛乃還

彰德府

晉黃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父沈善天文秘術泓習其業永嘉之亂避居幽州聞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引納乃率宗族歸之廆待以賓禮引為參軍指說成敗事皆如言及虢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石虎攻虢虢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不過二日必潰宜嚴為追擊之備虢曰今寇盛言敗何也泓曰勿疑及期石虎果退虢蓋奇之

南北朝趙輔和臨漳人明易善筮為齊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過革咸云凶輔和少年在衆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惟王家用之則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遽登車顧云以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大寧武平日筮後宮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入周亦為儀同隋開皇中卒

衛輝府

唐尚獻甫汲人善占候武后召見擢太史令辭曰臣
梗野不可以事官長後改太史局為渾儀監以獻
甫為令不隸秘書省數問災異又於上陽宮集術
家撰方域等篇長安二年熒惑犯五諸侯獻甫自陳
五諸侯太史位臣化納音金也火金之仇臣且死
后曰朕為卿厭之遷水衡都尉謂曰水生金卿無
憂矣至秋果卒后嗟異之

懷慶府

漢許負河內溫人善相人周亞夫為河內太守時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柄貴重矣于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兄代父侯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亞夫封條侯後有罪國除果餓死負所著有德器歌五官雜論相行等篇

南北朝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又受易于權會筮
亦頗工陳郡袁叔德以太子庶子出行博陵太守
事不願之官以親老言于執政揚悋悋語云既非
正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獨往留其家在京令法
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又為叔德撫背相云公毋
悵當終為吏部尚書後皆如其言

張子信河內人少以醫術知名大寧中徵為尚藥
典御武平初又以大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

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
有鵲鳴于庭樹鬪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今夜
有人喚勿往雖勅亦以病辭子信去是夜瑯邪王
五使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
墜馬腰折不堪動詰朝難作永洛乃免

馬嗣明河內人少博綜經方為人診候一年前知
其生死邢劭子大寶患傷寒嗣明為診脈退告楊
愔云邢公子傷寒不療自瘥然脈候不出一年便

死後數日楊邢並侍讌內殿文宣云邢子才兒我欲以一郡予之奏云馬嗣明稱大寶脈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期而卒

河南府

周伶州鳩周樂官景王二十三年將鑄無射單穆公諫以為不可王問之州鳩對曰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細大不踰曰平於是乎道之以中德咏之以中音

德音不踰以啟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者非臣之所聞也王嘉其言弗能用卒鑄大鐘明年鐘成伶人告和王問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臣聞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匱財用罷民力臣不知其和也王曰爾耄矣何知州鳩乃退其鐘竟不和

叔服周大夫襄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即位王使叔服如魯葬僖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

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
於魯國後皆如其言

扁鵲盧氏人姓秦名越人視病盡見五藏癥結趙
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入視出曰血脈治也而
何怪昔秦穆公常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病與之
同不出三日必間居二日半簡子寤賜扁鵲田四
萬畝號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若太子病所謂
尸蹙者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

五會有間太子蘇服湯二旬而復故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曰在血脈後五日曰在腸胃桓侯不應後五日望見桓侯而退走曰疾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桓侯遂死扁鵲名聞天下

三國杜夔字公良河南人漢靈帝時為雅樂郎以疾歸後曹操薦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素善鐘律聰思過人至是研精遠考備作樂

器紹復先代古樂夔之力也入魏為太樂令協律
都尉嘗思鑄鐘與柴玉更相毀操令取所鑄鐘雜
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玉為妄也其弟子河南
張秦桑馥邵登俱至太樂丞

趙達河南人少從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嘗事
孫權治九宮一算之法權嘗出師令其推步皆如
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是見薄祿位不至初
有人難達術為妄者達令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

立定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為具食謂曰倉卒
乏酒又無佳肴如何達因取盤中箸再三縱橫之
笑曰君家東壁下有酒一斛鹿脯三觔何以無辭
主人慚謝曰以君善射覆故相試耳后達死孫權
索書不得發棺視之亦無所得其術遂絕

晉孟欽洛陽人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爭赴之苻堅
召至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
讌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為旋風飛去頃之有告

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去或有兵衆拒戰
或前有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未復見於
青州符朗尋之入于海島

唐明崇儼偃師人少從父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
崇儼盡得其術以奇技自名高宗召見甚悅盛夏
帝思雪崇儼端坐頃取以進自云往陰山取之四
月帝憶爪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爪進曰得之緱氏
老人圃中帝使人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爪失之土

中得百錢

張文仲洛陽人少與鄉人李虔縱京兆人韋慈藏並以醫術知名則天初文仲為侍御醫時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痛衝脅則難救已而果然文仲尤善療風疾則天嘗令集當時名醫共撰療風疾諸方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有百三十四種氣有八十四種病者春末夏初及秋暮月可使洩乃不困劇於是撰輕重

大小諸方十八首表上之

殷文亮洛州人為縣令性巧好酒刻木為小兒衣
以繪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木妓唱歌吹笙皆
能應節飲不盡木小兒不肯把杯飲未竟木妓歌
管連催莫測其神妙也

五代王處訥洛陽人少時遇老叟煮食如麪令食之
且曰汝性聰悟後當為人師處訥留意星書占候
之學所言多驗漢乾祐初為尚書博士入周累遷

司天監

金李慶嗣洛陽人少舉進士不第棄而學醫讀素問諸書洞曉其義大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卧病慶嗣攜藥與米分遺之全活甚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所著傷寒纂類四卷活人書二卷傷寒論三卷針經一卷傳於世

明何宜健洛陽舉人仕阜城知縣以病歸遂究心岐黃之術其效如神凡診視無不立判死生

南陽府

卷七十一

漢張機字仲景涇陽人學醫術於同郡張伯祖盡得其傳靈帝時舉孝廉官至長沙太守嘗見侍中王仲宣曰君年至四十當有疾鬚眉脫落脫落後半
年必死宜豫服五石湯庶可免也仲宣時年二十
餘聞而惡之雖受方不飲居數日復見機佯曰五
石湯已飲之矣機曰觀君氣色非飲藥者何輕命
斯人如此邪後二十年仲宣果如所言而死機著

傷寒論十卷推本素問之旨華陀讀而善之曰此
真活人書也機又著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併傳
于世

汝寧府

漢許揚字偉君平與人少好術數先為酒泉都尉王
莽時乃變姓名為巫醫莽敗乃還汝南舊有鴻都
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太守鄧晨
欲修復其功聞揚曉水脉因署為都水掾使典其

事揚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竣百姓
得其便累歲大稔豪右大姓有不便因譖於晨收
揚下獄械輒自解晨驚放歸值天陰晦道中若有
火光相照時人異焉後病卒晨於都宮為起廟圖
畫形像百姓思其功而祀之

郭憲字子橫汝南人明陰陽推步之學建武中為
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噉
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

此厭之後齊果有火災與郊日時皆同遇大雨而
熄雨有酒香

許曼平輿人祖父峻善卜占之術自云少嘗篤病
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
方術病遂愈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
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
之後君當為邊將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
將軍南征延熹五年緄出為遼東太守討鮮卑至

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其占

晉隗炤汝陰人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雖窮甚莫鬻宅也後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鬻宅憶夫言輒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齎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良久乃悟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嘆告炤妻曰賢夫自有金亡後當鬻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

告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
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拌埋在堂東去
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郭磨西平人少明易苻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
問磨曰其祥安在磨曰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一當
反國一死此城歲餘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堅西
歸鄯善王死於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
王貞叛磨勸光襲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

所難磨曰若其不捷磨自伏鉄鉞之誅如其克也
左丞為無謀矣光從之果克

隋董展字伯仁汝南人以才藝稱鄉里號為智囊官
至光祿大夫殿中將軍尤長于畫雖無祖述不愧
前賢夙德名流見者失色與展子虔齊名

汝州

唐孟詵汝州人舉進士垂拱初為鳳閣舍人詵少好
方術嘗於侍郎劉禕之家見所賜金謂禕之曰此

藥金也火其上當有五色氣試之果然神龍初致仕歸伊陽山以藥餌為食睿宗立召至京師欲授官固辭景雲三年詔有司每歲春秋給羊酒糜粥開元初河南尹畢構以說有古人風改所居為子平里所著有補養方必效方各三卷傳於世

陳州

宋閻士安陳州人以醫術為助教工畫墨竹筆力老勁名著當時

許州

漢劉根潁川人隱居嵩山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其術太守史祈以為妖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驗則生否則死根曰無他能頗能役鬼耳祈曰促召之根于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及近親數十人皆面縛向根叩頭曰小兒輩無狀分當萬死顧而叱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亡靈邪祈惶懼悲哀頓首流血

請自甘罪根默不應忽俱去不知所在

唐杜生許州人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生戒曰
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
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
進馬可折道旁茆代之乃往折茆見亡奴伏其下
獲之他日又有奴亡者生令持錢五百伺于道見
進鵠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
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因往取之而得亡

奴衆以為神

張懞藏長社人善相技與袁天綱埒魏元忠尚少
往見懞藏問之不答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
耶拂衣去懞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
郎中裴珪妻趙氏見之懞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
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且得罪俄
坐姦没入掖廷裴光廷當國懞藏以紙大署台字
投之光廷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此後三日貶台

州刺史

宋楚芝蘭襄城人初習三禮忽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水六壬遁甲之術屬朝廷博求方伎詣闕自薦以占候有據擢翰林天文授樂源主簿遷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者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當于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集且今京城東南一舍地名蘇村若於此建五福太一宮萬乘以親謁有司便於祇事何必

遠去江外乎衆論不能奪遂從其議屢以占候有驗累遷至工部員外郎

禹州

南北朝褚澄字彥通陽翟人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善醫術齊高祖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至郡澄望而謂曰汝有異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淪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

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能動開
視之一雞雛也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尚未
盡更服所餘藥又吐雞如前者十有三疾遂差當
時稱妙歷遷左戶部尚書所著醫論十篇世稱褚
氏遺書是也

褚該字孝通陽翟人幼而謹厚善醫術仕梁歷武
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攜同歸周自許爽
死稍為時人所重賓客迎候者無虛日天和初位

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子則傳其家業

唐吳道元陽翟人仕為兗州瑕丘尉少學書于張旭賀知章不成因工畫其筆法超妙為百代畫聖玄宗召入供奉為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

明王金字芝山陝西西安人年十七遇道人墮水救歸巖事之已而道人攜入終南授以奇秘試輒有

驗時世廟好方伎金以白衣召見言三元大丹稱
旨與陶仲文邵元節並稱崇寵歷官太常出入禁
闥二十年依新鄭高文襄以居遂為鄭人李夢陽
贈以芝山子辭云

鄭州

周裨竈鄭大夫靈王十八年竈與子羽晨過伯有之
門見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
降婁降婁中而旦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不及此

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
婁至是鄭人殺伯有如其期焉又景王十二年陳
災是時陳已為楚所滅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
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竈曰陳水屬也火水
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災陳逐楚而建陳也
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故
曰五十二年及敬王四十一年楚公孫朝果滅陳
南北朝麴紹榮陽人善占侯景欲試之使與郭生卜

二伏牛何者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
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
起紹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先起
既而如紹言

隋劉祐滎陽人開皇初為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
占候如合符節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賓劉輝馬顯
定書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帝善之又著
陰策等書數十種行於世

光州

漢高獲字敬公新息人少游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光武即位嘗欲用為吏三公爭辟皆不就獲善天文曉遁甲能役鬼神時郡大旱太守鮑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郡督郵明府當自北出三十里亭雨可致也從之果大雨

河南通志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河南通志卷七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菴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河南通志卷七十二

藝文一

古詩首十五國風而在豫者居半二雅若賓筵抑戒
為衛武詩崧高為申伯作商頌五篇作於殷傳於宋
皆不出豫土詩教之興由來懋矣漢梁孝王好辭賦
招致齊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司馬相如
亦自蜀往一時文學之士稱彬彬焉自東漢迄趙宋

歷代建都汴洛河嶽之氣發為人文生斯土者才雋
迭出而四方宦遊輻輳鴻篇雅奏中土藝文之選裒
然成集夫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其應運而
出有非偶然者我

朝文教覃敷崇尚博洽摘筆之士類能揚扞風雅鼓吹
休明炳炳麟麟日新月盛矣謹集前後藝文諸體掇
其尤者載之志藝文

賦

漢班固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孫夸館室保界河

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顛隳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愛子之成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邪周道室原野厥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開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熊發憤應若興雲霓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起大河跨北嶽立號

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靈滌體
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
疆宇鯨魚乎在晉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
紛而辟理迺古之所務蹈一聖之發易云爾哉且
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
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
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
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恭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
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
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啻尺土一人
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
文惠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
德勗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
矣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
家範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神人
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勳大輅遵皇衢省方

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
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
於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於是皇城之內宮室光
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
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
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
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
駟虎覽駟犧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
於是發鯨魚鏗華鍾登玉輅乘時龍鳳蓋琴麗酥
鑒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
雨師汎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
野戈鋌雲羽旄掃電旌旗拂天森森炎炎揚光
麗文吐燭生風欲野歆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
之搖震遂集乎中國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
三軍營將帥然後舉烽伐鼓中令三驅轡車電激
馳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鉅弦不暇禽害不範

過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
樂不極盛殺不盡物馬跑餘足士怒未深先驅復
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設五牲禮神祇懷百靈
親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
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
抗稜西盪河源東滄海溯北動幽崖南耀朱垠殊
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
未臣莫不陸轡水懷奔走而來賓遂綏綏哀牢開永
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
藉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
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
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
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撤太師奏樂陳
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鈞管絃磬瑟抗五聲極六律
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卑四夷間奏德廣所
及傑休瓌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

臣醉降煙燭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觀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急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耨器用陶甓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足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組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所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懿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頌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

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陲險阻四塞修其防禦
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幅輳秦嶺九峻涇
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
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
明烏獸之圓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使踰侈
化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
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關而
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饗然失
容遂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
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
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惟主人之好學蓋
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
請終身而誦之其明堂詩曰於昭明堂明堂孔陽
聖祖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
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猗緝熙允懷
多福辟雍詩曰乃派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

舟為梁。瞻瞻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靈臺詩
曰。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
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泰。泰庶
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寶鼎。詩曰。嶽修貢兮。
川效珍。吐金景兮。歟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緇。煥其
炳兮。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曰。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
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
於純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張衡
東京賦。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
目者也。苟有習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
而榮古矣。由余以西鄙孤臣。而慳繆公於宮室。如
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數是非近於此惑也。周姬
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隣。卒於金虎。羸

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甯長距終得擅塲思專其侈以莫已若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悻悻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毆以就役惟力是視百姓弗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仗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掃項軍於垓下紂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訖阿房規模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勲彝

器歷世彌光今捨純懿而論夷德以春秋所諱而
為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
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為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
章罔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
而用師哉盡亦覽東京之事以自悟乎且天子有
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
何云巖險與謀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
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
也奄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
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雷曲而勢沂洛背河左
伊右瀝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大谷通
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懷轅太室作鎮揭
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岯溫液湯泉黑丹石繡
王輔岫居能龍三趾處妃攸館神用提紀龍圖校
義通書界如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絕
則直其弘絕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堆度

堂以延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
宅故宗緒中地巨猾間置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
安天位於時蒸民罔取或棄其取威也重矣我世
祖逾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
除機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又寧思和求中睿哲
立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
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逮至顯宗六合殷昌
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啓南端之特闡立應門之將
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
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
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
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
秋蘭被涯渚葦躍魚淵游龜黿永安離宮脩竹冬
青澄池幽流玄泉洲清鸛鷖秋棲鸛鸛春鳴雕鵠
鸛黃闕門嚶嚶於南則前殿靈臺絳歡安福詔門
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鈎盾所職西登少華亭

侯修教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離匪刻
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清蘄淥水澹澹
內阜川禽外豐葭蕨獻鼈蜃與龜魚供蝸麀與菱
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蛇天馬
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
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器舉儀具經始勿亟
成之不日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
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教頒常復廟重屋
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決
決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哀表賢簡能馮相
觀殷祈禱禳災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僚師
師于斯胥洎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
執贄當覲於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簡乃九賓重臚
人列崇牙張鏞鼓設卽將司階虎戟交鍛龍輅充
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暫暫撞洪鐘伐靈鼓
考震八鄙軒轅隱隱司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

時刪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辰次席紛純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贊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美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幾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責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陞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京倉散禁財資皇僚逮與臺命膳夫以大饗饗餼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官已事而踐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而齊軌必三思以顧慙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潔旅束帛之箋箋上下通情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饗祀曰允矣天子者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紃

絃綆玉笄纂會火龍黼黻藻綵翬屬結飛雲之袷
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森悠以容裔
六玄虬之奕奕齊騰驟而沛艾龍翰華轡金鈇鏤
錫方鉞左肅鈞膺玉環鑿聲嘖嘖和鈴缺缺重輪
威帟疏般飛鈴羽蓋歲蕤葩璫曲莖順時服而設
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迤曼農輿輅木屬車九九
乘軒並轂班駟重旂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
發爲旌皮軒通帛綃旂雲罕九旂閑戰幃轡髯髦
被繡虎夫戴鵝駟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
轡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囂戎士介而揚揮戴金
鉅而建黃錢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
曄曄殿未出乎城闕旂已及乎郊畛咸夏后之致
美爰敬恭於明神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
鼗六變既畢冠華采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
望咸秋颺飄燎之夾煬致高煙於太一神歆馨而
顧德作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

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推尊赤氏之
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
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
物牲胾省設具福衡毛炰豚胎亦有和羹滌濯靜
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
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脉
起乘鶯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躬躬三推於天
田修帝藉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已
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春日載陽合射辟
雍設業設簋宮懸金鑪鼓路鼗樹羽幢幢於是
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張
大侯制五正設三之罪司旌并夾既設諸乎廣庭
於是皇輿夙駕葦於東階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
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
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
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閔騶虞奏決拾既次雕弓斯

穀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
滌饕餮之貪慾仁風行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驚日
月會於龍旒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歡
忻於春酒執鑒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史降至尊
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
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既昭武
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
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圓獸之所
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政四牡既信且
閑戈矛若林牙旗縮紛迄於上林結徒為營叙和
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
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大烈具舉武士星敷
鵠鵠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迹匪疾匪徐馭不詭
遇射不剪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
不勞成禮三駟解罟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
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

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甯好樂無
荒允文允武薄狩於放既環環焉岐陽之蒐又何
足數爾乃卒歲大儺毆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
茆振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礮
雨散剛燁必斃煌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
後凌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斬獠狂斬蛟蛇腦方良
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孽魑與罔象殪
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為之震懼况魃與畢方度
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
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避於是陰陽交和庶
物時育卜征芳祥終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
穡於原陸同衡律而壹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
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
而懷古侯閭風而西遊致恭祀乎高祖既春游以
發生啓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
稔嘉田畷之匪懈行致賁於九扈左瞰暘谷右睨

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且歸來以釋
勞膺多福以安念總集瑞命脩致嘉祥園林氏之
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
凰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澤洎
幽荒北變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
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故論其遷邑易京
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
禪則齊德乎黃軒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
遵節儉尚樸素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
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
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瑤琨不簇所貴惟
賢所寶惟穀氏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於斯
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其禕而蓋莫
英為難時也故曠世而不覩惟我后能殖之以至
和平方將敷諸朝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承聲
與風胡澤從雲游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

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起超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
之程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登值余
有大馬之疾不能究其指詳故粗為賓言其梗槩
如此若乃流遁忘返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罹其
戒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翠瓶之智守
不假器况慕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
常超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
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於輜
重獨微行其馬如夫君人者莊纘塞耳車中不內
顧珮以刺容鑒以節塗行不發玉駕不亂步却走
馬以冀車何惜腰裏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畏
主顧之珍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
道用之以時山無槎枿政不虞胎草木蕃廡鳥獸
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行上下共
其雍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義顧主夫懷貞節
念茲遇之千命怨皇統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

二儿而成謫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
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勸民以愉樂忘民怨
之為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
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
蘖歲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况初制於甚泰服者焉
能改哉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
系以隤牆填塹亂以收置解罟卒無補於風規祇
以昭其愆尤臣濟參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
谷擊柝於東西朝廷顛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學
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說其所以先入咸池不
齊度於鼃咬而衆聽或疑能不惑者其惟子野乎
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
然若醒朝罷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忘其所以為
談失其所以為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予習非
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
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

漢之德馨成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
觀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
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張衡南都賦

於顯樂都既麗且康
陪京之南居漢之陽

割周楚之豐壤跨荆豫而為疆體爽塏以開敞紛
郁郁其難詳爾其地勢則武關闕其西桐柏揭其
東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湯谷涌其後清
水盪其胸推淮引濶三方是通其寶利珍怪則金
彩玉璞隋珠夜光銅錫鉛錯錯璽流黃綠碧紫英
青蘘丹粟太一餘糧中黃毀玉松子神肢赤靈解
角耕父揚光於清泠之淵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
其山則崆峒嵎嵎嵎嵎嵎嵎嵎嵎嵎嵎嵎嵎嵎嵎
幽谷晉岑夏含雷雪或岩嶙而纒連或豁爾而中
絕鞠巍巍其隨天俯而觀乎雲霓若夫天封大狐
列仙之版上平行而曠蕩下蒙籠而崎嶇坂坻嵒
薛而成巖豁壑錯繆而盤紆芝房菌蠢生其隈玉

膏滋溢流其隅崑崙無以參閭風不能踰其木則
檉松楔櫻椶柏杣槿楓柳榼樾帝女之桑檟枺枿
桐栝柘櫟檀結根竦本垂條嬋媛布綠葉之萋萋
敷華葉之實實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攢
立叢駢青冥盱眙青靄蒼鬱於谷底森蓊蓊而刺
天虎豹黃熊游其下殺攫孫狔戲其巔驚鷲鵠雖
翔其上騰援飛猱棲其間其竹則籊籊篔簹篠簞
簌簌緣延坻坂澶漫陸離阿那蕭蕭風靡雲披爾
其川瀆則渚澧藻澹發源巖穴潛窟洞出沒滑潏
潏布蕝漫汗潏沆洋洋溢總括趣欲箭馳風疾流湍
投戢砢入輞帆長輪遠逝濇淚減汨其水蟲則有
蠃龜鳴蛇潛龍伏螭鰐鰓鰌鰭鰻鰪鰈蛟鰻巨蚌
珠駁蝦委蛇其陂澤則有鉗盧玉池赭陽東陂貯
水渟渟亘望無涯其草則有蔗芋蘋芡蔣蒲葭葭
蓼茆菱芡芙蓉含華從風發榮菲披芬葩其鳥則
駕鸞鵠鷺鴻鵠駕鸞鵠鷺鵠鷺鵠鷺鷺鷺和

鳴澹淡隨波其水則開竇灑流浸彼稻田溝澮脈
連堤塍相轄朝雲不興而潢潦獨臻決渫則曠為
溉為陸冬稼夏穡隨時代熟其原野則有桑漆麻
苧菽麥稷黍百穀蕃廡翼翼與與若其園圃則有
蓼葳蕤荷藹蓀薑藟藟蒟蒻荳蔻芋瓜乃有櫻梅山柿侯
桃梨栗棗棗若櫛穰橙鄧橘其香草則有薜荔蕙
若薇蕪蓀蓀菴晚菴菴菴菴菴菴菴菴菴菴菴菴
華薌重秬泄阜香杭歸雁鳴鵲黃稻蠡魚以為芻
藥酸甜滋味百種十名春茆夏筍秋韭冬菁蘇菽
紫薑拂微醴腥酒則九醞甘醴十旬氣清醪敷徑
寸浮蟻若萍其甘不爽醉而不醒及其糾宗綏族
論祠燕常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升宴於蘭
堂珍羞琅玕充溢園方琢珎狎獵金銀琳瑯侍者
盡媚中憐鮮明被服雖錯履躡華英傑才齊敏受
爵傳觴猷酬既交率禮無違彈琴振箏流風徘徊
清角發微聽者增哀客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接

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於是暮春之禊元巳
之辰方軌齊軫被於陽瀨朱幃連網曜野映雲男
女妓服賂驛綰紛致飾程盡僂綰便娟微眺流睇
蛾眉連卷於是齊僮倡兮列趙女坐而歌兮起鄭
舞白鶴飛兮綺曳緒修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蹠
而容與翩緜緜其若絕眩將墜而復舉翹遙遷延
蹶躑躑躑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彈箏吹
笙更爲新聲寡婦悲吟鷗雞哀鳴坐者悽歎蕩魂
傷精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騷騷齊鑣黃間機
張足逸驚颺鏃折毫芒俯貫魴鰓仰落雙鷁魚不
及竄鳥不暇翔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
揭南涯汰滌滌兮船容裔陽侯澆兮掩鳧鷖追水
豹兮鞭蜉蝣憚夔龍兮怖蛟螭於是日將逮昏樂
若未荒收歡命駕分背迴塘車雷震而風厲馬鹿
趨而龍驟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斯乃游觀之好耳
目之娛未覩其美者焉足稱舉夫南陽者真所謂

漢之舊都也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醢視魯縣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於堯山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旃近則考侯思故匪居匪寧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征曜朱光於白水會九世而飛榮察茲邦之神偉啓天心而寤靈於其宮室則有園廬舊宅隆崇崔嵬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相蔽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綏章陵鬱以青蔥清廟肅以微微皇祖歆而降福彌萬祀而無衰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且其君子弘懿明獻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伸與時抑揚方今天地之睢刺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爾其謀臣武將皆能攫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捷陷局蹙臨咸陽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是以闕門反距漢德久長及其去危乘安視人用遷周召之儔據鼎足焉以庀王職縉紳之倫經綸訓典敷納以言

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於是乎鮪齒眉壽鮐
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喟然相與歌曰望翠華
兮歲幾建太常兮徘徊徘徊飛龍兮駉駉振和鑾兮
京師總萬乘兮徘徊按平路兮來歸豈不思天子
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皇祖止焉光武起焉據
彼河洛統四海焉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
東桑梓焉真人枚乘梁王兔園賦修竹檀欒夾池
西巡觀舊里焉水旋兔園並馳

道臨廣衍長亢坂故徑於崑崙壑觀相物訪焉兮
有似乎西山西山墮墮卹馬隴隴崕崕露萎移峯巖
爲崔巍踈焉暴燥激揚塵埃蛇龍奏林薄竹遊風
淅焉秋風揚焉蕭瑟無馬紛紛紆紆騰踊雲亂枝
葉葦散摩來幡幢焉谿谷沙石洄波沸日爰浸疾
氣氾連焉憐憐淪發緒菲菲閭閻謹擾昆雞蜺蛙
倉庚密切別烏和離哀鳴其中若乃附巢寒鷺之
鸞於列樹也櫬櫬若飛雪之重弗麗也西望西山

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見嘉客兮
不能歸桑萎蠶饑中人望奈何
傳毅洛都賦惟

元之運會世祖受命而弭亂體神武之聖姿握天
人之契贊尋往代之規兆仍險塞之自然被崑崙
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挾成臯之嚴阻扶二嶠之
崇山分畫經緯開正塗軌序立廟祧面朝後市歎
息起霧霧奮袂生風雨覽正殿之體制承日月之
皓精騁流星於突陋追歸鴈於軒轅帶螭龍之疏
渚垂函蓋之敷榮顧濯龍之臺觀望永安之園藪
渟清沼以泛舟浮翠虬與元武桑宮繭館區制有
規后帥九嬪躬勅工女近則明堂辟雍靈臺之列
宗祀揚化雲物是察其後則有長岡邛阜屬以首
山通谷岷岷石瀨寒泉於是乘輿鳴和按節發軔
列翠蓋方龍輶備五路之驂服檻三辰之旗旂傳
說作僕義和奉時千乘雷駭萬騎星鋪絡繹相屬
揮沫揚鑣羣仙列於中庭發魚龍之巨偉美門拊

鼓倭倭操麾講武農隙較獵園田搜幽林以集禽
激通川以御獸跨乘黃射遊麋弦不虛控目不徒
睇解腋分心應箭殪夷然後弭節容與錄
水之濱垂芳餌於清流出旋瀨之潛鱗
李尤德

陽殿賦

開三階而參會錯金銀於兩楹入青陽而
窺絕章歷戶牖之所經連壁組之潤漫難

虬文之蜿蜒爾乃周閣迴匝峻樓臨門朱闕巖巖
崖茂繁雲青瑣禁門廊廡翼翼華蟲詭異密采珍
綉達蘭林以西通中方池而特立果行鬱茂以蓁
蓁鴻雁沛高而來集德陽之北斯曰濯龍葡萄安
石蔓延蒙籠橘柚含桃甘果
函谷關賦
惟皇漢之
成叢文梔曜水光昭煌煌
休烈兮包

八極以據中混無外之盪盪兮唯唐典之極崇萬
國喜而洞洽兮何天衢以流通襟要約之險固兮
制闕鍵以擒并其南則有蒼梧荔浦離水謝沐涯
浦零中以窮海陸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經

貫越代朔以臨胡庭於西則有隨隴武夷白水江
零汚漢阻曲路由山泉舊水遼濫沫落是徑迺周
覽以汎觀兮歷衆閭以遊目惟夸潤之宏麗兮羌
莫藏於函谷施雕營以作好建峻敞之堅重殊中
外以隔別異巍巍之高崇命尉臣以執鑰統羣類
之所從嚴固守之猛厲操戈鉞而普聰蕃鎮造而
惕息侯伯過而震惶惟函谷之初設險前有姬之
苗流嘉尹喜之望氣知真人之西遊爰物色以遮
道為著書而肯留自周轍之東遷秦虎視乎中州
文馳齊而懼追譎難鳴於徇偷睢背魏而西逝托
食衣以免搜大漢承弊以建德革厥舊而運修准
令宜以就制因茲勢以立基蓋可以詰非司邪括
執喉咽季末荒戍墮闕有年天憫羣黎命我聖君
稽符皇乾孔適河文中興再受二祖同勲永平承
緒欽明奉循上羅三闕下列九門會萬國之玉帛
徠百蠻之貢琛冠蓋紛其雲合車馬動而雷奔察

言服以有譏捐編傳而無論於以
廊傑度於神聖法易簡於乾坤

魏曹植銅雀臺賦

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
見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

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
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
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垣其既
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
上京惟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
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
量兮齊日月之暉光永貴尊
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

應璩靈河賦

咨靈川之遐源

兮於崑崙之神丘凌層城之陰隅兮賴后土之潛
流衝積石之重險兮披山麓之溢浮蹶龍黃而南
邁兮紆鴻體而因流涉津洛之坂泉播九道之中
州汾潁湧而騰驚兮恒壘壘而徂征肇乘高而迅

逝兮陽侯沛而震驚有漢中葉兮金隄墮而瓠子
傾興萬乘而親務兮並羣侯而來營下淇園之豐
蓀兮投璧玉而流星若夫長杉峻櫨茂栝芬樞扶
疎灌列映水蔭防隆條動而暢清風白日顯而曜
殊光

下蘭許昌宮賦

飛棟列以山峙長途邈以委蛇

見欒櫨之交錯觀陽馬之承阿轉挾轡以相因若
流風之揚波木無小而不礪材靡隱而不華懿采
色而發越瑋巧飾之繁多雙轅承棼丹梁端直明
窓列布綺井崩嶷其陰則有望舒涼室羲和溫房
隆冬御締威夏重裳同一宇之深邃致寒暑於陰
陽修欄蔭於階砌崇棟拂乎吳蒼綺組發華翡翠
生光丹草周隅靈木成行非窈窕之至貴孰能升
於斯堂坐金人於闥闔列鐘簴於廣庭天鹿軒荀
以揚怒獅子鬱拂而負楨珍果敷華蘭芷垂榮百
璧照曜飛響應聲扣角則春氣至彈商則秋風征

歷神芝之峻觀幸安昌之巍巍進鼓舞之秘伎絕
世俗而入徵典七盤之遞奏觀輕捷之翾翾或遲
或速乍止乍旋似飛鳧之迅疾若翔龍之游天趙
女撫琴楚媛清歌秦箏慷慨齊舞絕殊衆技並奏
角巧騁奇千變萬化不可勝知樂戲閑遊觀足登
承光坐華幄論稽古反流俗退虛偽進敦朴寶賢
良賤珠玉豈必世而後

韋誕景福殿賦

瞻大廈之
穹崇結層

仁在時主之慎所欲
構而高驤修棟嶸以虹指飛甍竦而鳳翔植栢駢
逼以星羅軒檻曼延而悠長伏應龍於反宇乘流
蘇以飄揚於是周覽升降流目評觀叢楹負極飛
檻承櫟桁梧綺錯案稅鱗攢芙蓉側植蓀井懸川
望舒涼室羲和溫房玄冬則煖炎夏則涼總寒暑
於區宇制天地之陰陽又有外城金滌詭貌殊姿
列於應門肅有容威若乃離殿別館繁如列星安
昌延休清宴永寧美百號之特居嘉休祥之令名

步雕輦以逍遙時容興於蘭庭又有教坊講肆才
士布列新詩爰聲曲調殊別吟清商之激哇發角
徵與白雪音感靈以動物超世俗以獨絕然後御
龍舟兮翳翠蓋吳姬擢歌越女鼓柁詠采菱之清
謳奏淥水

何晏景福殿賦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
創元基文集大命皆體

之作則順時立政至於帝皇遂重熙而累盛遠則
養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上則崇稽古
之大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庶事既康天秩孔明
故載祀二三而國富刑清歲三月東巡狩至于許
昌望祀山川考時度方存問高年率民耕桑越六
月既望林鐘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蕪大雨時行
三事九司宏儒碩生相與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
性命之所平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寧乃昌
言曰昔在蕭公暨於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
莫不以爲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飾

不美不足以訓後而示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
世賴其英聲且許昌者乃大運之攸戾圖識之所
旌苟德義其如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玄
輅既駕輕裘斯御乃命有司禮儀是具審量日力
許度費務鳩經始之黎民輯農功之暇豫因東師
之獻捷就海寧之賄賂立景福之秘殿備皇居之
制度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羅疏柱
之曰越肅坻邪之鏘鏘飛檐翼以軒翥反宇櫨以
高驥派羽毛之葳蕤垂環珞之琳瑯參旗九旒從
風飄揚皓皓旰旰丹彩煌煌故其華表則鎬鎬鏘
鏘赫奕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其奧秘則翳蔽曖
昧髣髴遐襟若幽星之纒連也既櫛比而攢集又
宏肆以豐敞東苞博落不常一象遠而望之若搞
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載垂雲嗟
琅玕以壯麗紛或或其難分此其大較也若乃高
堯在龜飛宇承霓絳蜺點對隨雲融泄鳥企山峙

若翔若滯峨峨嶻嶻罔識所屆雖離朱之至精猶
眩睢而不能昭晰也爾乃開南端之豁達張筍簾
之輪囷華鐘杙其高懸悍獸仡以儼陳體洪剛之
猛毅聲訇礪其若震爰有遐秋錄質輪菌坐高門
之側堂彰聖主之威神芸若充庭槐楓被宸綬以
萬年綵以紫榛或以嘉名取寵或以美材見珍結
實商秋敷華青春萬萋萋馥馥芬芬爾其結構
則修梁彩制下褰上奇桁梧復疊勢合形離絕如
宛虹赫若奔螭南距陽榮北極幽厓任重道遠厥
庸孔多於是列髹彤之繡桶垂蛻蛻之文璫螭若
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爰有禁楸勒分翼
張承以陽馬接以圓方斑間賦白疎密有章飛柳
鳥踊雙棘是荷赴險凌虛獵捷相加皎皎白間離
離列錢晨光內照流景外燁烈若鈎星在漢煥若
雲梁承天駟徙增錯轉縣成郭茹荼倒植吐彼芙
蕖繚以藻井編以綵䟽紅葩鞞鞞丹綺離婁苗苗

絕翕織縐紛敷繁飾累巧不可勝書於是蘭栢積
重宴數矩設櫺檻各落以相承樂拱天橋而交結
金楹齊列玉舄承跋奇瑣銀鋪是為閭闔雙枝既
修重桴乃飾枹招綵綵周流四極侯衛之班藩服
之職溫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開建陽則朱
夾豔啟金光則清風臻故冬不凄寒夏無炎燁鈞
調中適可以永年壙垣碣基其光昭昭周制白威
今也維縹落帶金釭此焉二等明珠翠羽往往而
在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為命共工使作績
明五采之彰施圖象古昔以當歲規椒房之列是
準是儀觀虞姬之容止知治國之侯臣見姜后之
解珮臨前世之所遵賢鍾離之謹言懿楚樊之退
身嘉班妾之辭輦偉孟母之擇鄰故將廣智必先
多聞多聞多維多維眩真不眩焉在在乎擇人故
將立德必先近仁欲此禮之不讐是以盡乎行道
之先民朝觀夕覽何與書紳若乃階除連延蕭蔓

雲征樞檻邛張鉤錯矩成栢類騰蛇招似瓊英如
螭之蟠如虬之停玄軒交登光綦照明騶虞承獻
素質仁形彰天瑞之休顯照遠戎之來庭陰堂承
北方軒九戶右个清晏西東其宇連以永寧安昌
臨園遂及百子後宮攸處處之斯何窈窕淑女思
齊徽音聿求多祐其祐伊何宜爾孫子克明克哲
克聰克敏永錫難老兆民賴止於南則有承光前
殿賦政之宮納賢用能詢道求中疆理宇宙甄陶
國風雲行雨施品物咸賦其西則有左城右平講
肆之場二六對陳殿巽相當僻脫承便蓋象戎兵
察解言歸譬諸政刑將以行令豈惟娛情鎮以崇
臺實曰永始複閣重閭猖狂是俟京庾之儲無物
不有不虞之戒於是焉取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
虞淵之靈沼清露瀼瀼綠水浩浩樹以嘉木植以
芳草悠悠玄魚睢睢白鳥沉浮翔翔樂我皇道若
乃虬龍灌注溝洫交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篁棲

鵲鷺瀨歲經鮪豐侔淮海富賑山丘叢集委積焉
可殫籌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儼於是揭以
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宮堯岑立崔嵬巒居飛
閣干雲浮階乘虛逆目九野遠覽長圖俯看三市
孰有誰無覩農人之耘耔虎稼穡之艱難惟饗年
之豐寡思無逸之所歎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
慮危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觀器械之良
窳察俗化之誠偽瞻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
亦所以省風助教豈惟盤樂而崇侈靡屯方列署
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辛壬癸甲為之名
秩房室齊均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忘術惟工
匠之多端故萬變而不窮物無難而不知乃與造
化乎比隆譬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
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或違乎水泉故其增構
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別趣駢
曲胥附縱橫踰延各有攸注公輸荒其規矩匠石

不知所斷既窮巧於規摹何采章之未殫爾乃文
以朱綠飾以碧丹點以銀黃爍以琅玕光明熠燿
文彩璘璘清風萃而成響朝日曜而增鮮雖崑崙
之靈宮將何以乎侈旃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
順乎四時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家懷克讓之
風人詠康哉之詩莫不優游以自得故淡泊而無
所思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彼吳蜀之湮
滅固可翹足而待之然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
下之所以自悟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
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
絕流遁之繁禮反人情之太素故能翔岐陽之鳴
鳳納虞氏之白環蒼龍覲於股塘龜書出於河源
醴泉涌於池圃靈芝生於丘園總神靈之貺祐集
華夏之至歡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
言

晉阮籍首陽山賦

在茲年之末歲兮端旬首而重陰
風飄回以曲至兮雨旋轉而纖縹

蟋蟀鳴乎東房兮鸚鵡號乎西林時特暮而無儔
兮慮悽愴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門兮纓委絕而靡
尋步徙倚而遙思兮喟歎息而微吟將修飭而欲
往兮衆離離而笑人靜寂寞而獨立兮亮孤植而
靡因懷分索之情一兮穢羣偽之射真信可實而
弗離兮寧高舉而自儔聊仰首以廣顙兮瞻首陽
之岡岑樹叢茂以傾倚兮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
而無薄兮上洞徹而無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皋
羣而並棲颺遙逝而遠去兮二老窮而來歸實因
軋而處斯兮焉暇豫而敢誹嘉粟屏而不存兮故
甘死而採薇彼背殷而從昌兮投危敗而弗遲此
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肆壽夭而弗豫兮競
毀譽以為度察前載之足云兮何美論之足慕苟
道求之在細兮馬子誕而多辭且清虛以守神兮

豈惟慨而言之

成公綏黃河賦

覽百川之宏壯兮莫尚美於黃河
滂崑崙之峻極兮

出積石之蹇我登龍門而南逝兮拂華陰於曲阿
臨砥柱而激湍兮踰洛汭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
兮配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北之遐
荒歷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泰自西而起
壤兮齊據東而盡疆殷徙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
強趙決流而却魏羸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歎
何水德之難量
張協洛禊賦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氣之
而敷芬川流清冷以汪濊原隰蔥翠以龍鱗游魚
遷潯於溪波玄鳥鼓翼於高雲美節慶之動物悅
羣生之樂欣故新服之既成將禊除於水濱於是
縉紳先生嘯傳命友僚朋接黨冠童八九主布孔
墨賓慕顏柳臨涯詠吟濯足揮手乃至鄙人士女
奕奕祁祁車駕碑岵充溢中達粉葩翕冒綠阿被

消振袖生風接袵成幃若夫權戚之家豪侈之族
采賄齊總華駘方殺清蓋雲浮參差相屬集乎長
洲之浦曜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輿蕙渚稅駕蘭田
朱樓虹舒翠幕蛟連羅搏列爵周以長筵於是布
椒衡薦柔嘉祈休吉翻百術漱清源以滌穢兮潘
攬綠蔕之纖柯浮素節以蔽水灑玄醪於中河

岳登虎牢山賦

辭京華兮遙邁將遠遊兮東夏朝
登軻兮帝壙夕結軌兮中野憑修

坂兮停車臨寒泉兮飲馬春故鄉之遼隔思紆軫
以鬱陶步玉趾以升降凌汜水而登虎牢覽河洛
之二川眺成平之雙阜崇嶺巖以崔崒幽谷豁以
寥寥路遠迤以迫隘林靡落以蕭條爾乃仰蔭嘉
木俯藉芳卉青煙鬱其相望棟宇懷以鱗萃彼登
山而臨水同先哲之所哀矜去鄉而離家邈長辭
而達乖望歸雲以歎息腸一口而九
迴良勞者之詠事爰寄言以表懷

河陽庭前安

石榴賦

仰天路而高瞻顧隣國以相望位莫微於宰邑館莫陋於河陽雖小縣陋館可以遊

遊實有嘉木曰安石榴修條外暢榮幹內穆扶疎
偃蹇冉弱紛柔於是暮春告謝朱夏戒初新莖擢
潤膏葉垂腴曾華奕以先越含榮鬱其方敷丹暉
綴於朱房綃的點乎紅鬚煌煌焯焯燁燁委累似
琉璃之棲鄧林若珊瑚之映淥水光明燐爛含丹
耀紫味滋芳神色麗瓊藥遙而望之煥若隋珠擢
重淵詳而察之灼若列星出雲間千房同膜千子
如一禦渴療饑解醒止疾既乃攢乎狹庭載阨載
褊土階無等肩牆惟淺壁衣蒼苔瓦被駁薛處悴
而榮在幽彌顯其華可玩其實可珍羞於王公薦
於鬼神豈伊仄陋用渝厥
貞果猶如之而況於人

張載濛汜池賦

麗華池之湛淡

開重壤以停源激通渠於千金承瀝洛之長川挹
洪流之汪濊包素潁之寒泉既乃北通醴泉東入

紫宮左而九市右帶閭風周墉建乎其表洋波洄
乎其中幽清傍集潛流獨注仰承河漢吐納雲霧
緣以彩石殖以嘉樹水禽育而萬品珍魚產而無
數蒼苔汎濫修條垂降綠葉覆水玄陰軫岸紅蓮
輝而秀出繁葩葩以煥爛遊龍躍翼而上征翔鳳
因儀而下觀想白日之納光觀洪暉之皓盱於是
天子承玉輦時邀遊排金門出千秋造綠池鏡清
流翳華蓋以逍遙覽魚釣之所收纖緒挂而鱣鮪
來芳餌沉而鯉鯉浮豐夥

陸雲登臺賦

永寧中參
大府之佐

踰於巨壑信可樂以忘憂
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臺登高有感因以言
崇替迺作賦云承后皇之嘉惠兮翼聖宰之威靈
肅言詞而述業兮乃啟行乎北京巡華室以周流
兮登崇臺而上征攀凌砥而遂濟兮迄雲閣而少
寧爾乃佇盼瑤軒流目綺寮中原方華綠葉振翹
嘉生民之疊疊兮望天畀之昭昭歷玉階而容與

兮入蘭堂以逍遙蒙紫庭之芳塵兮駭洞房之迴
飈顏暫逝而逝物兮傾冠舉而凌霄曲房榮而竒
渺兮長廊颺而蕭條於是迴路逶夷邃宇玄茫深
堂百室層臺千房闢南牕而蒙暑兮啟朔牖而履
霜遊陽堂而冬溫兮步陰房而夏涼萬禽委蛇於
將室兮驚鳳矯翼而來翔紛譙譙於有象兮颺悠
忽而無方於時南正司火朱明鬱遂縣車式徐曜
靈西壁昇乘陰而增炎兮景望淵而曖昧玩瓊宇
而情爽兮覽八方而思銳陋雨館之常規兮鄙鳴
鶴之徒芳仰凌睨於天庭兮俛旁觀乎萬類北溟
浩以揚波兮青林煥其興蔚扶桑細於毫末兮崑
崙卑乎覆篑於是忽焉俛仰天地既畢寓宙同區
萬物為一原千變之常鈞兮齊億載於今日彼區
中之側陋兮非吾黨之一室本達觀於無形兮今
何求而有質於是而樂近遊薄言僮伴朝登金虎
夕步文昌綺䟽列於東序朱戶立乎西廂經綈
暑

以披蓁椒塗馥而遺芳感舊物之咸存悲昔人之
云亡憑虛慨而遠想窺厯命於斯堂於是精疲遊
倦白日藏輝鄙春登之有情惡荆臺之忘歸聊弭
節而駕言悵將逝而徘徊感崇替之靡常悟廢興
而永懷隆期啟而雲升逝運靡其如頽長發惟祥
天鑒在晉肅有命而龍飛今跼重斯而肇建嘉有
魏之欽若兮鑒靈符而告禪清文昌之離宮兮虛
紫微而為獻委普天之光宅兮質率土之黎彥欽
若皇之承天兮集北顧於乃眷誕張協登北邙山
洪作之遠期兮賦斯年於有萬

賦 陟巒丘之巉岵升逶迤之修坂迴余車於峻嶺
聊送目於四遠靈嶽鬱以造天運岡巖以蹇產
伊洛混而東流帝居赫以崇顯山川泊其常存兮
萬物化而代轉何天地之難窮兮悼人生之危淺
嘆白日之西頽兮哀世路之多蹇於是徘徊絕嶺
跼蹐步趾前瞻狼山卻窺大岷東眺虎牢西睨熊

耳邪亘天際旁極萬里莽眈眼以茫昧諒羣形之
難紀臨千仞而際者似遊身於雲霓撫長風以延
佇想凌天而舉翮瞻冠蓋之悠悠覩商旅之接輒
爾乃地勢宏隆丘墟敗抱墳隴岢嶷疊布星羅松
林摎暎以攢列元木搜寥而振柯壯漢氏之所營
望五陵之嵬嵒紛紜起而擾攘僮豎登而作歌

向秀思舊賦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
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

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
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
舊廬於時日薄虞淵寒水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
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汎舟
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予駕乎城
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離之慙
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人兮心徘徊以

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昔李斯之
受罪兮嘆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顧曰影
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笛
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停駕言其將邁兮遂援
翰而
左思魏都賦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
寫心
詰曰異乎交益之士蓋音有楚

夏者土風之乖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雖則
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
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於辨圓
也夫太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
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
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寢也蠻貊夷落譯導
而通者鳥獸之氓也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舌
不以邊陲為襟帶也長世字毗者以道德為藩不
以襲險為屏也而子大夫之賢尚弗曾庶翼等威
附麗皇極思京正朔樂率貢職而徒務於詭隨匪

人宴安於絕域榮其大身驕其險棘繆默語之常
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雖以矜然假掘強而懷臂
非醇粹之方壯謀踣駁於王義孰愈尋靡蒞於中
遠造沐猴於棘刺劍閣雖嶮憑之者蹶非所以深
根固蒂也洞庭雖濬資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
也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暉况河冀之爽塏
與江介之湫淵故特語子以神州之畧赤縣之畿
魏都之華帶六合之樞機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
維奸回內亂兵經紫微翼翼京室耽耽帝宇巢焚
原燎爰為煨燼故荆棘旅庭殷殷窠內繩繩八區
鋒鏑成化為戰場故廩廩寓城也伊洛榛曠峭
函光岳北藩牢落鄆郢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日
締結之如萬邑譬焉亦猶筭廩之於子都培塿之
與方壺也且魏地若卑昂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
王之系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之中測
之寒暑則雨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

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代而威德形於管絃雖踰千
祀而懷舊德於遐年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秦
冀道開胃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川澤迴縈恒
碕磳磳於青霄河汾浩渺而皓漭南瞻淇澳則綠
竹純茂北臨漳沚則冬夏異沼神鉅迢遞於高嵒
聖駕時驚於四表溫泉遶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
難老里片鹽池玄澁素液原田惟中厥壤惟白原
隰助助塿塿斤斤或鬼壘而複陸或魍魎而拓落
乾坤交泰而烟緇嘉祥微顯而豫作是以兆朕振
古尚祗噉音藏氣識緯閎象竹帛迴時世而淵默
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爰
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修其郭郭
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
都之宇繁華炎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
而馬門有閭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魚聖哲之軌
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為量思重

文募大壯覽苟知采蕭相偈拱木於林衡授金模
於梓匠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關鈞
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曜建社稷
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匝比罔隙而無隙造文昌之
廣殿極棟宇之隆規對若崇山巖起而崔嵬髣若
玄雲舒蛇以高垂瓊材巨世插壘參差粉櫨複結
欒檻疊施丹梁虹中以並亘朱楠森布而支離綺
井列䟽以懸帶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雷
時梗概於滄池旅楹閑列暉鑒挾振旅題懸蹠階
階嶙峋長庭砥平鐘虞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
巖巖北闕南端迤邐疎峭雙碣方駕叱輪西闕延
秋東啟長春用觀羣后觀享頤賓左則中朝有艸
聽政作寢匪撲匪斷去泰去甚木無雕鏤土無綿
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於前則宣明顯揚順德崇
禮重開洞出銑銑濟濟珍樹倚倚奇卉萋萋蕙風
如薰甘露如醴禁臺省中連闥對廊直事所繇典

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螭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
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史膳夫有
官藥劑有司有醪順時膳理則治於後則椒鶴文
石永巷壺街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
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刑宇宙歷象賢聖圖
以百瑞粹以藻詠茫茫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績
茲亦等競右則䟽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莓莓石
瀨湯湯弱蔓係實輕葉振芳奔邇躍魚有睨呂梁
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蔭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
徑西三臺列峙而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
削成上累棟而重雷下水室而互溟周軒中天丹
堦臨歲增構栽栽清塵影彩雲崔躡蹑而矯首壯
翼矯鏤於青霄雷雨窮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
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
昨萬物可齊於一朝長途年首豪傑互經畧漏肅
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鈎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鈎陳

周驚於是崇墉浹洳嬰堞帶溪四門櫺櫺隆厦重
起馮太清以泥成越埃瑩而資始邈邈標危亭亭
峻峙臨焦原而弗悅誰勁捷而無猓與岡岑而永
固非有期乎世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祗濛霧於
其衷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圓觀宇相臨碩
果灌叢園木殊奇篁篠懷風蒲桃結陰回淵淮積
水深蒹葭鬱鬱蒼葭森丹藕凌波而的礫綠芰泛濤
而浸潭淵駟頡頏鱗介浮沉栖者擇木唯者擇音
若咆渤解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籟勒虞箴
思國邱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朦
朦垺野奕奕菑畝甘茶伊蠡芒種斯阜兩門溉其
前史起灌其後塏流十二同源異口蓄為屯雲泄
為行雨水澍稷稌陸蒔搜泰黜黜桑柘油麻紆
均田畫疇蕃廬錯列並芋充茂地李蔭翳家安其
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而隔陰葉內則街衢
幅湊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陸漳渠踈通溝以瀆

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而可濯方步擱而有踰
習冠蓋華華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
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其府寺則
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太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
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代
作楨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
宮之東開出長者巷包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窓
輿騎朝猥蹀殿其中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
集瑋豐樓之閒閨起建安而首立葺牆幕室房廡
離龔剝厠罔假匠斷積習廣成之傳無以儔豪街
之邸不能及廊三市而開廛籍平遠而九達班列
肆以兼羅設闌闔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
而畢會抗旗亭之堯薛侈所規之博大百隧穀擊
連軫萬貫憑軾垂馬袖幕紛半一八方而混同極
風采之異觀質劑平而交易刀布貿而無算材以
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不容器周用而長

務物背窠而就攻不驚邪而豫賈若馴風之醇醲
百藏之藏富有無隄同脈大內控引世資實懷積
壖琛幣充切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
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廐而駟駿至乎勅敵紕紛庶
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冑重襲旂躍莖
弓疏解桀矛鉞飄英三屬之甲縵胡之纓控弦簡
發妙擬更羸齊波練而銛戈襲偏繫以讀列畢出
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
鋒績紀鉅氣彌銳三接三捷既畫亦月克剪方命
吞滅咆咻雲撒叛換席卷虔劉侵威八紘荒阻率
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恂恂反旆悠悠凱歸
同飲䟽爵普疇朝無刊印國無費留喪亂既弭而
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押刃虹於攝
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
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國國
寂寥京庾流行於是東鯁即序西傾順軌荆南懷

憶朔北思躋縣縣迴途驟山驟水襴負貴贊重譯
貢篚璧首之豪鑣耳之饒服其荒服敘衽魏闕置
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有客祁祁
載華載裔岌岌冠縱累累辨髮清酤如濟濁醪如
河凍醴流漸溫耐躍波豐肴行行行庖皤皤惜惜
醪燕酣滑無譁延廣樂奏几成冠韶夏冒五莖傳
響起疑震震天宇駭地廬驚億億若大帝之所興作
二羸之所曾聆金石絳竹之恒韻匏土草木之常
調千戚羽旄之飾好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
日用耳目之所聞覺雜糅紛錯兼該泛博觀樓所
掌之旨棘昧任禁之曲以娛四夸之君以睦八荒
之俗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聞以義
舉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
林不槎枿澤不伐天斧斨以時罾網以道德連木
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藪丹魚為之生沼商雲
翔龍澤馬于阜山岡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鳥三

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合德以尊
尊禮泉涌流而浩浩顯簡祥以曲成固觸物而魚
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敗敗率土
遷善同匱沐浴福應宅心禪粹餘糧栖畝而弗收
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
銜書來訊人謀所尊鬼謀所執劉宗委馭異其神
器窺玉策於金縢案圖錄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
察五德之所蒞量寸旬消吉日涉中璽即帝位改
正朔易服色繼絕世修廢職蔽幟以爰器械以革
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警校篆
縮篇章畢觀優賢著於揚歷匪藥形於親戚本枝
別降舊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旂則威
秋霜揚翰則華綴春葩英詰雄豪佐命帝室相策
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諡故令斯民觀
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算祀有紀天祿有終傳
業禪作焉謝萬邦皇情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

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巨卷
領與結繩脞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
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世萬玄同奚遽不能與
之踰武而齊其風是故料其建國析其法度詰其
考室議其舉措復之而無數申之而有裕非疏擲
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至於山川之倬
絕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
生之所常厚洵美之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
虎潤龍山屈鉅之淀蓋飾之淵砥砥精衛衛木償
怨常山平千鉅鹿河間列真非一住住出焉昌容
練色將祝眉連玄俗無影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
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
而林燭易陽壯容衛之推賢邯鄲躡步趙之鳴瑟
真定之梨故安之栗中流涵千日淇洹之
荀信都之棗雍丘之桑其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
朝歌綿瓊房子緇池若此之屬繁富夥夠非

可單究是以抑而未聲也蓋此物以錯辭迷清都
之間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
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墮墻本前修以作
系其軍容弗犯信其果穀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
勲配管敬之績歌鍾折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
令聞也閒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
千乘為之幟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
紛也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謙謙同軒擗
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英辨榮
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室隙之京四海齊鋒一口
所敵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惟淮庸蜀與鵠鵠同
窠句吳與鼃鼃同穴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
鰈山阜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呖咽隰壤濺漏
而沮洳林藪石留而蕪穢窮岫泄雲日月恒翳宅
土鳩暑封疆障厲蔡芥螫刺昆蟲毒噬漢罪流黎
秦餘徙留宵貌叢陋稟質蓬脆巷無扃首里罕耆

莖或黠髻而左言或鏤膚而鑽髮或明發而耀歌
或浮泳而卒歲風俗以銓裸為嬉人物以殘害為
藝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由重山之來阨因長
川之裾勢距遠開以闢關時高櫟而陞制薄戍綿
帟無異蛛蝥之網卒瑣甲無異螳螂之衛與先
代而常然雖信於而勒絕揆既往之前跡即將來
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顧非累卵
於疊碁焉至觀形而懷怛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
而蒼藹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誼於吳會先生之言
未卒吳蜀二客矐然相顧縣焉失所有覲情容神
藁形茹弛氣離坐快墨而謝曰僕黨清狂怵迫閨
牖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
不觀皇輿之軌躅過以汎剽之單懸歷執古之醇
聽魚重性以馳繆徧辰光而罔定先生玄識深頌
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抑若春霆
發響而驚蛰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雖星有

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覩節家與剝廬非蘓世而居政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昏情爽曙歲規顯之雖明珠魚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亮曰日不雙麗世無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

宋謝惠連雪賦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於苑園迺置旨酒命賓友召

鄒生延枚叟相如未至居客之右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王乃歌北風於衡詩詠南山於周雅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侔色揣稱為寡人賦之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于西域岐昌發詠於來思姬滿中歌於黃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表丈則表沴於陰德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迺立律窮嚴氣升焦溪

涸暘谷凝火井滅溫泉冰沸潭無涌炎風不興比
戶墜扉裸壤垂繒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連氛
累靄掩日韜霞霞漸漚而先集雪紛糅而遂多其
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氲蕭索藹藹浮浮漣漣奕奕
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始綠甍而冒棟終開簾而入
隙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既因方而為珪
亦遇圓而成璧眄炤則萬頃同縞瞻山則千巖俱
白於是臺如重壁逵似連璐庭列瑤階林挺瓊樹
皓鶴奪鮮白鵬失素紈袖慙冶玉顏掩嫵若乃積
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山爾其
流滴垂氷綠雷承隅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至
于繽紛繁驚之貌皓汗皎潔之儀迴散紫積之勢
飛聚凝睢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若
迴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簾而轉響
月水幌而通暉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對
庭鷗之雙舞瞻雲雁之孤飛折園中之萱草摘階

上之芳蕋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相違馳遙思
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鄒陽聞之慙然心服有懷
妍唱敬接末曲於是迺作而賦積雪之歌歌曰攜
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衿兮坐芳褥燎薰爐兮炳明
燭酌桂酒兮揚清曲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曰曲
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酖兮思自親願低帷以昵枕
念鮮佩而褰紳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
寧見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歌卒王乃尋繹
吟玩撫覽扼腕顧謂枚叔起而為亂亂曰白羽雖
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
興滅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節豈我
名潔豈我貞憑雲升降從風飄零值物賦象任地
班形素因遇立汙隨染謝莊月賦陳王初喪應劉
成縱心皓然何慮何營謝莊月賦端憂多暇綠苔
生閣芳塵凝榭悄焉疚懷弗怡中夜乃清蘭路肅
桂先騰吹寒山弭蓋秋坂臨濟壑而怨遙登崇岫

而傷遠於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暖空素月
流天沉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宣仲
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惜學孤
奉明恩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
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
臺集素娥於后庭胸臆警闕臍魄示冲順辰通燭
從星澤風增華台室揚彩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
精而漢道融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洞庭始波
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於江瀨升清質
之悠悠降澄暉之藹藹列宿掩緡長河韜映柔祗
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永淨君王乃厭晨
歡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
鳴琴薦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羈孤
遽進聆臯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於是絃桐練
響音容選和徘徊房露惆悵陽阿聲林虛籟淪池
滅波情紆軫其何託慙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

兮音塵門隔千里兮共明月臨風歎兮將焉歇川
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室爰容迴
望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宴兮無
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陳王曰善乃命執
事獻壽羞璧敬佩
王昔服之無毀

梁江淹學梁王兔園賦

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為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為古

賦以奮枚叔之制焉碧山倚嶽峙兮象海水碣石
朝日晨霞兮馳紅壁仰望次寥兮數千尺砒磈嶠
歇田渥成岫豁舒而窟竇嵒嵒礪礪確紫蕪丹駁苔
點綺緝若斷若續如此者百有十處奔水激葉嚶
漣潔渠滿漣吐吸跳波走浪濺沫而相及溫藻長
飭澹確速注無時息焉青樹玉葉彌望成林亦有
輪囷螺碗一枝百頃萬葉共陰縹草丹蘼江蘼蔓
荆酷郁交布原滿闕平於是金塘涵演綠竹被坂

綠繞青華近而復遠白沙如積雪者焉碧石如玉
玦者焉水鳥焉鵲鵲鵲雁上飛衡陽下宿沅漢
十五五忽合而復散乃有綺雲之館頽霞之臺
其樂足以棄周釋位遺形忘歸也若夫墨翟之臺
之論學兼師術才參道真方駕連軫於沼之濱乃
射宿餌釣前鰲鵲鵲青黏黃梁曉龍藏美膳他栢
聚窮嬉極娛雲翺今烟翔起然左覽蒼梧右紀
林前石猶岸岫功歲陰逮至山頂丹壁四平靈木
夾道神草列生俯瞰太乙下視流星既投冠而棄
劍亦抗鯢而還靈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
始暎朱華未希猝逢邯鄲之女蓮色玉質命如真
是時連瑛日綺霞下見錦衣上出雖復守禮令人
意夫遠詠曰碧玉作梳銀為盤一刻一鏤化雙鸞
乃悅歌曰美人不見紫錦衾黃泉應至何所禁妃
同別曰見上客兮心歷亂送短詩兮懷長
觀中人望兮蓋既踐蹀躞暮兮思夜半

唐李庚東都賦

先生曰富哉言乎堯舜之事吾知之矣然天地旁魄奧區不一九衢六陌

亦稱河洛始乎周卜今自隋革進十八里作唐東宅成者居者余得其故用悉聞見丕我王度子不識乎顓錫奮華中原毒脣順天應人文皇赫圖王充不來建德相依阻我東人不蘓義旗高祖西安文皇武干一挂戎衣我人保完彭城獻級東功乃立則創業之事不獨於西也高宗嗣位至于后朝匪伊是居於馬道遙明帝文同出震開宮恩波爾鄒洩源於東則太平之事不獨於鎬也若乃周洛為池帶澗為沼洞八門之會要控二梁之天矯在隋之始移創前規之隘侈舊制之陋拍半舍而新布乃集工而戒就重城不居萬竇齊構訖大業於義寧廓皇家而遜授既而天踵以正地產以實貞祥以紀嘉名不一表賢則河水變清瑞聖則洛圖屢出帝功既成封禪禮行顯祖光宗勒岱而祈嵩

我旬我起三聖之靈壇在焉赤縣神州與京兆俱
遷東山之貢賦扼關外之諸侯直齊梁而駕路引
淮汴而通舟太行枕甸發址崇坂覃懷終封上於
昭回鑿門導河而阜屏開育仁願智堂賜建崇廟
其左掖通東右掖洞西麓故地之銅馳抱舊里之
玉鷄卽溝接派苑柳通堤抗風樓於內庭並瑞門
於天街上陽別宮丹粉多狀駕瓦鱗翠紅梁疊嶺
築室百堵高量十丈出地標圖與流寫壁官衙處
連屹屹言言翼太和而聳觀饒寶曜而踞軒若蓬
萊之真侶瀛洲之列仙駕鶴駕車往來於中天
城曉啟千門萬戶連衛對營間爲接牖翠華在端
分官以守監署惟三卿曹止九臺閣高閣支以衆
方乃俾二官別持憲綱赫若夏日凜如秋霜威動
乎甌閩之國風行乎燕薊之鄉郊圻作國屯兵孟
津千里無烟萬夫信信實武牢以食濟溫唯足
咽喉屬於將軍禮樂所流厥惟舊周追魯俗而爲

鄭化殷頑而作柔異材挺擢多士優游原隰而耕溺水濺濺而洗由士得天爵孝稱行原身行大節里有旌門以繼前修以垂後昆榮一時之史籍聲當代之人倫兄弟恭位皆崇紫石記標衢棟夢為名螭首龜趺巖峙雙形指兩馮而遠邁對二陸而遐征至若里巷之新名閭閻之近革或區區於傳說或瑣瑣於典冊非儆戒於將來何侈言之敢作且二誥尚存始卜維艱四姓所都季年乃遷或得於間或得於傳幸子勿譁試為子發乎齒牙里人曰諾先生曰鄭鄆之地中居帝域賢相聖營龜符墨食成王定鼎以休姬德三十承孫八百祚年祖功寢微哀平乃遷幽用婦烽諸侯疾怨夷元敬朔太史不頒百派分波爭涸其源汜水而鄭陽崔而韓晉盟河陽秦戍新安一旅之兵一壘之土嬴氏乘之不享文武此周之失都也南陽真人復運漢基舊邦惟新上稱康時光武而釀明醴和醅

沖質不長桓靈自縱后戚立權內官分弄四星耀
斗百揔摧棟陽弱陰強劉輕曹重此後漢之失都
也魏丕徙許促齡四十強臣執柄三嗣徒立政由
甯氏王髦莫奮瓦解土崩炎居灸遜此魏之失都
也晉始三世亂興永嘉蕭牆構兵沈閔稱戈浩浩
迹流天下墊波八族既分五馬南奔雄豪繼起乃
擅中原此西晉之失都也故權在諸侯則姬氏平
權在內后則漢室傾權在強臣則魏祖權在親戚
則晉走是四者各以其故權興勢移都隨鼎去從
古如斯謂之何如世治則都世亂則墟時清則憂
偃政獎則戚居勿謂往代試言前載開元太平海
波不驚乃駕神都東人誇榮時則麟麟其車殷殷
其徒行者不費衣食委衢冠冕之夫綺羅之婦百
室連歌千筵接舞高樓大觀陳賓宴侶金堂玉戶
絲鳴管語我道如堯我稅如貉貪庾而稻賤筍而
楊比屋相視耻衣空帛開場分賜不列麴麥同軌

同文晝呼夜謹父惲子愉去徑即盤既兆既億動
動植植無聲之樂薰然不息稽成康之周隆考文
景之漢休推代繫時不為彼優我俗既饒我人既
驕安不思危逸而忘勞故天寶之季漁陽兵起逆
旗南指我無堅壘市甸輦動電掣雷轟門開麗景
殿據武成殺人如刈焚廬若薙蜀駕先移六師後
誓傷四年之煨燼奮二將以建勲天落妖孽風摧
陣雲及夫掃臺榭之灰收京野之骨斂郡國之版
載驗地官之籍列太平之人已十無七八至德復
興六紀於茲七聖儲休平癰補瘡故含識之士女
植髮之童兒皆能言其疇昔而期我康時今四方
之事叟不知也惟洛泱泱濱盈萬室惟城職職市
廛輯集比年大有稍藏以實都人嬉賀有笑無慄
咸曰將覩乎貞觀之風開元之日鄉里之人思萬
乘之威儀幸物阜而時和指康衢而引領作望幸
之賡歌歌曰曉雲行兮西風慶搖裔兮龍在中望

雲光兮拜千百西澤霈兮均東澤里人曰誠哉是
言前年日南至天子謁太清宮太廟郊天祀地既
畢事執謙端珽謂公卿大夫曰予在人上歷祀三
四年穀比登未及於富人庶稍蓄未臻於壽動植
小遂猶有枯夭日月所至未盡淳古外服雖貢西
北猶阻今行大禮得不愧望於天而獻羞於祖是
尚以聖政為憂未意於行幸也先生曰大哉為君
用是言也治是事也則千里如郊萬里如圻在西
而東均處內而外肥吾歸息鄉里之謠安堯舜之
時將齊驅於壽域何近喜而遠悲則知鑒四姓之
覆轍嗣重華之休烈用是言也理歐陽詹弔關龍
是事也即所都者在東在西可也

逢賦

天生彼辛兮用纖覆於夏家欲悠悠而罔極
毒浩浩而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撻有

道併命委炮烙以如麻伊先生之諤諤為酷烈之
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卷以興嗟蕭條舊邑莽

空陵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曰此其墓也又益
信以增悲嗚呼麟非吞噬之儔詎虎狼之共穴鳳
實仁靈之類豈應鶴之同列惟玉石之分明亦薰
蕕之自別以塞塞心競昂昂面折彼炎炎之原燎
信撲撲而不滅寧歸死以伸懷不貪生而結舌痛
矣哉古人有言輔仁者天福善者神胡為是日功
匪加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呂
日臨蒙谷風颭颭於衰草烟茫茫乎平陸思淒淒
而填臆淚淫淫以盈目則其知友親故遠乎骨肉
臨危而不撓行於難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
之而哭鄭宗哲溫洛賦惟上天降厥瑞瑞若於用惟
君人臨厥聖聖通於天由盛
德之應矣化清洛之溫然當短至之時景為凜冽
風眩變之際應在淪漣散彼皇明受茲靈貺奚獨
京於和氣乃潛感於深浪遂使清水不戒於洲渚
之曲白露罷凝於葦葭之上抑而凱信溫溫以異

流迫而觀亦滔滔以難量爾其發自山谷會於河
嶺其外也皎兮如鏡其中也煦然如春夏蟲不疑
失輕水於曲渚秋鴻欲去戀微暖於通津豈止玄
覽不昧呈祥有因測彼淺深窮茲浩渺方將表瑞
氣於澄潔豈獨激巨浪於昏曉揭厲之革謂祈寒
初失於波中游泳之倫疑薰風遠至於天表若夫
德至則應天且不言就其深則酌之不竭變其性
乃印之也溫壯真宰為寶於其底意鄉子吹律於
其源彼火井之焚煌鴻泉之消鬱徒及時於四氣
寧善利於萬物德之感其深良多水之瑞其瑞維
何方將吹霜之共涼忽爾鼓橐之相和霽日初懸
似陽燧之藏深漸紅霞不散若陰火之在空波方
今也不藏寶天惟瑞聖茲水
也有時而溫山一人之德威

宋周邦彥汴都賦并序

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
或在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

為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乃名為京周之叔
世統微政缺天命蕩杞歸我有宋民之戴宋厥惟
固哉奉迎鑾輿至汴而止是為東京六聖傳繼保
世滋大無內無外涵養如一含牙帶角莫不得所
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
臣弗能究宣無以為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
之霸言餘事乏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到於今
稱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手指
首獻賦曰發微子客遊四方無所適從既倦遊乃
崎嶇運迴造於中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爨
煥爛心駭神悸睩睩而不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
彷徨不知所屆適遭衍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祛
局局然歎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豈非
蔽席隱茅未遊乎廣廈誅草鉏棘未擷乎蘭茝披
褐挾縕未曳乎紵縠穀微微邦陋邑未觀乎雄藩大都
若乎發微子姑然有報色曰臣翱翔乎天下東欲

究扶桑西欲窮虞淵南欲盡反戶北欲徼幽都所謂天子之都則未嘗厯焉今先生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類辨士其言似能碎崑崙而結溟渤鏤混沌而形罔象試移此辨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敢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喙據牀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為家令走絕徼地掩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據要總殊揭鍵制樞拱衛環周共安乘輿而此汴都禹畫為豫周封鄭地背觴臨而上直實沈分以為次惟蓬澤之固境皆合廩之所至芒碭渙渦截其面金陵玉渠累其脊雷夏離沮繞其脇壘丘營婁夾其腋梁周帝據而廩弗唐漢尹統而寧一故此王國襲故不徙恢圻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方辨其土地前千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為市分疆十同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輸宏基融而壯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

域而體極立土圭而測畧蜀陰漢全荆威閬鄩推
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不迫華而不侈環睟睟於
郡縣如岫嶠之迤邐觀其高城萬雉埤垠鱗接繚
如長雲之方舒屹若崇山之礪磈坤靈因巖屬而
跼踏上怪畏榨壓而妥貼靡胥不可絕而登爵鼠
不可蜀而穴利過百二嶮踰四塞鄩秦人之踐華
陋荆州之却月須捷步與超足矧踰蹕與蹕蹕闕
城為門二十有九瓊扉塗丹金墉鏤獸列兵連卒
呵夜驚畫異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則有東西之
阡南北之陌其衝四達其塗九軌車不理轂互人
不爭險易剽驟崇朝蕩夷如砥雨畢而除糞更弗
穢行若不馳而安步遺者惡拾而恣棄跨虹梁以
除病涉列佳木以安怵惕殊異羊腸之詰曲或踈
蹠而折轡顧中國之闡闡叢貨幣而為市議輕重
以莫賈止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瓊富備九州之
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贏而去匱萃駟僮於五

均擾販夫於百隧次先後而置敘遷有無而化滯
抑強賈之乘時摧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寐
器欲商賈之阜通乃有厘而不稅銷卓鄭猗陶之
殖貨禁乘堅策肥之擬貴道無遊食以無為矧敢
婆娑而為戲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
之漆齊魯之麻董桂棗穀絲帛布縷鮐鮓鮓鮓
鹽醢豉或居肆以鼓鑪橐或鼓刀以屠狗瓊又有
醫無閭之珣玕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
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夫
沉沙棲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不
有不可殫紀若夫帝居安麗人所未聞南有宣德
北有拱辰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竦立
果囂遐望而相吞天河羣神之闕紫微太乙之宮
擬法象於穹昊敞閭闔而居至尊撲楠不斷素題
不枿上圓下方制為明堂告朔朝歷頒宣憲章謂
之太廟則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靈臺則其高可

以觀氛祥後宮則無非員無錄之女佞倖滑稽之
臣陋甘泉與楚宮繆延壽與阿房信無益於治道
徒竭民而怠荒故今上林遷籛不聞乎鳴蹕瓊甌
歲久而苔蒼其西則有寶閣靈沼巍峩我泛灑繚以
重垣防以回隄雲屋連蔭瓊欄壓墀池水則溶溶
沄沄洋洋湜湜涵潤汎濫瀟瀟觀浩淼飭風過之則
瀾泥灑潏潏漫散洄旋潺湲連漪大風過之則汨湧
拾漚瀟瀟潏潏汎汎掀鼓漾溢不見津滌儼欄景以斷
續漾金碧而陸離恍渥渥與方壺帝令鬼鑿而神
移其中則有菰蒹荻蘆菖蓮蒹蕒蕭蕭其魚
則有鱣鯉魴鮪魴鯉鯢魴鯢鯢鯢鯢鯢鯢鯢鯢鯢
斗鬼陸龜鼉鼉蜃含蜃巨蜃容與相羊蔭蓼衣蒲
其鳥則有鸛鵲鸛鵲鸛鵲鸛鵲鸛鵲鸛鵲鸛鵲鸛鵲
鸛鵲鸛鵲鸛鵲鸛鵲鸛鵲鸛鵲鸛鵲鸛鵲鸛鵲鸛鵲
則有栟櫚柝櫨梗楠梅樅檣檣檣檣檣檣檣檣檣
杞豫章句科扶疎蔽芾尋集弱倚施挈枝刺條

修幹蟠根矯躡鱗鉞其下則有申葉蘭茝芸芝荃
蓀髮布綵勻馥郁清芬其氣襲人上方欲與百姓
同樂大開苑囿凡黃屋之所息驚輅之所駐皆得
窮觀而極賞命有司無得彈劾也於是則有絕世
之巧凝神之技恍人耳目使人忘疲是故宮旋室
浮艫艦移也蛟螭蛇蜒千橈渡也虢虎瞿鱗角抵
戲也星流電掣弄凡而揮劍也鸞悲鳳鳴纖麗歌
也鴻驚燕居綽約舞也霆震雷動鈞天作也奔騶
駟駿羣馬闐也轡轡輻輳萬車轍也灑天翳日揚
埽塹也杭山蕩海歡聲同而和氣浹也震委蛇而
唬罔象出蛟人而舞馮夷者潛靈幽怪助喜樂也
若迺豐廩貫膚既多且富永豐萬盈廣儲折中順
成富國星列而晷布其中則有元山之未清流之
稻中原之蔽利高之泰利下之稔有藁有芑有秬
有秠千箱所運億廩所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
而紅腐如坻如京如岡如阜野無菜色溝無捐瘠

擄拾狼戾足以厭鯨夫與寡婦備凶旱之乏絕則
有九年之預又將敦本而勤稼開帝藉之千畝良
農世業異物不覩播百穀而克敏應三時而就緒
雖鏗鏘開灌畷而靈孰任其力俟疆侯以千耦其
耘不怒自力踴邀其理稂莠不植奄觀堅阜與與
寢寢溝塍畹畦亘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磽隤荒
瘠化為好時轉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為渠竝洛
而趨肯在隋葉禊丁大業欲為流連之樂行幸之
遊故鑿地導水南抵乎揚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
血與水而爭流鳳帽徒見於載籍玉骨已朽於高
丘顧資治世以為利迄今杭筏而浮舟桃花候漲
竹箭比駛洶湧泓驛源澎湃漣洏防巖岸渚瀉迅
蕩匪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掀萬石之巨艦比
坳堂之一芥舵艫不時而相值篙師鯨拱而俟敗
智者不敢睥睨而興作綿千禩而為害豈積患切
病待聖人而後除耶厥有建議導河通洛引宜禾

之清源寧孽華之渾濁感廣隄而節暴紆直行而
殷電其流舒舒經炎涼而靡凋於是自淮而南郡
國之所知百姓之所輸金穀財帛歲時常調軸運
相銜千里不絕越舫吳艚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
帆而揖聯翩方載鉦鼓鐙銘人安以舒國賦應節
若夫連營百將帶甲萬伍控弦貫石動以千數其
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靖宣効吐
渾金吾之颶萬勝勃海廣協雲騎武肅材能蹶張
力能挾矢投石超距索鐵伸鉤水執鼃鼃陸拘羆
貅異黨之寇大邦之讐電驚雷擊莫不繫累而為
囚於是刻以鵠鴈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敵
中虜貫牢徹札揮鉞擲錄舉無虛發人則便捷器
則犀利金角丹漆脂膠竹木以時取之遘棄惡弱
割蛟革以連函剜兕路以為弭刺魚服以懷鐔百
工備盡程磨鍛削其成鑿鋼而鉄鏃植之霜凝而
雪白則有強衝勁弩雲梯轎車修鍛延鑣銘戈兇

受繫弱之弓肅慎之矢竊子之弩夫差之甲龜蛇
之旄鳥隼之旗軍事蚤正用戒不虞其次則有文
昌之府分省為三列寺為九殊監為五左選為文
右選為武曰三十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黜隋之
陋更唐之故補獎完鐸別朽焚蠹人夥地薄事若
織組滋廣莫治疊疊成蠱纖弱不除將勝戕斧雖
離婁之明目迷簿書而莫覩豪胥倚文以嚮餽庸
吏瘞官而受侮各懷苟且以逃責執肯長慮而却
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紛訟牘於庭祀驚累囚於
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議而軋沕各矛盾
而齟齬於是合千司之離散儼星羅於一字千梁
負練馬楹鎮礎誅喬松以為煤空輿山而斲楮官
有常員取雄材偉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前按
後覆譬如長地挾其脊臂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
飛檄乎房閨應答乎秦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緼緼
而得緒崇善廢醜平險除穢纖悉不遺乎一羽於

是宣其成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永
世作矩至若儒宮千楹首善四方勾機維掖襲衣
博帶盈仞乎其中士之匿華鏐采者莫不拂巾襪
謁彈冠結綬空巖穴之幽邃出郡國之遐陋南金
象齒文苑羽馴世所罕見者皆傾囊鼓篋羅列而
願售咸能湛泳乎道實沛然攻堅而大叩先斯時
也皇帝憚道術之沉鬱患詰訓之荒繆諸子騰躡
而相角羣言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挈
俗學之蕪穢詆淫辭而擊掊滅寔寔之熒燭仰天
庭而觀畫同源共貫開天發節於是俊髦竝作賢
才自鴈造門聞而臻壺與騁辭源而馳辦圓術藝
之場仁義之藪溫風扇和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皇
辭結糾榮名之所作慶賞之所誘應感而格駒行
雄雉磨鈍為利培薄為厚魁梧卓行透鋒露穎不
驅而自就復有佩玉之音蘧豆之容絃歌之聲盈
耳而溢目錯陳而交奏煥爛乎唐虞之日雍容乎

洙泗之風跨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復觀又有律
學以議刑制算學以窮九九舞象以道幼稚樂德
樂語以教世肖成材茂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會
聖之宮是為原廟其制則殷輪之所作其材則匠
石之所掄萬指舉則千夫運斤揮汗飛霧吁氣如
雲鼙鼓弗勝靡靡有諗勤赫赫大宇有若山踊而嶙
峴下盤黃墟上赴北辰藻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
休氣籠曉往來蔥蔥鬱鬱而亂氤其內則檐棟棟
題亲檻檻栝栝閭閭屏宇閭閭聳張矯踞龍征
虎踞延樓跨空而道接陳黜至備臚燦爛詭文菱
荷芙蓉之流漫驚波迴連之渙洩飛僊降真之縹
緲翔鵷鵠鵬之能託地必出奇土無藏珍珠琳瑯
玕璫璵璠琬流黃丹砂玳瑁翡翠垂棘之璧照夜
之燭鵲象鬋角削犀剜玉鏤刻雕鏤其妙無倫焜
煌煥赫璀璨輝映繁星有爛彤霞互照軒廡所繪
功臣碩輔書太常而銘鼎彝者環列而趨造龍章

鳳安現形瑋貌文有伊周武有方召猶如蹇諤以
立朝圖寧社稷指斥利害踴躍四顧而不撓其殿
則有天元太始皇武儼極大定輝德熙文行慶美
成繼仁治隆之名重瞳隆準天日炳明皇帝步送
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挾輅扶衡儀仗衛士填郭溢
城於時黔首颺集百作皆停地震巖移波翻海傾
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巷惟聞咨
嗟歎異之聲於是山壘房俎犧樽竹筐踐列於兩
楹瞽史陳辭宰祝行牲按芻秦之肥臞視物色之
犁駢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
易受朝萬方大慶新闢於是再鼓聲絕按稍收鐃
儼三衛與五仗森戈矛與戈戟探平明而傳點趣
校尉而唱籍千官驚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辨
也撞黃鐘以啟樂合羽扇以如翼欣飛道駕以臨
座千牛環帝而屏息爐烟既升寶符莫瑞瞻乾安
之妙音仰天顏而可覩羗夷束髮而蹈舞象胥通

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聞奏靈物之充斥羣臣乃
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奠尚食酌酒樂
有嘉禾靈芝和安慶雲舞有天下大定威德升聞
飲食衍衍燔炙芬芳威儀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譁
而有文故無族譚錯立之闕失躡廣布武之紛紜
蓋天子以四海為宅有百姓而善羣廷內不灑掃
而行禮則天下雲擾而絲枲故受玉而情知晉惠
之將卒執幣以倣知若敖之不存間樂而走若為
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若為犧象之出門賦湛露
彤弓而武子不敢答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聞
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士貴
以穀蒸而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為
帝之尊豈治朝之禮物尚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
舉墜典而定彛倫者也其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韶
六英采薺肆夏蕭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
氏之鐘無句之磬鏗鏗鏗鏗和氣薰蒸于致祖

考之格于以廣先王之聲昔王道既弱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而毀矇瞽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侯受歌管之教嘈文侯聽淫聲而忘倦桓子受齊樂而假朝季子始無譏於郈仲尼乃忘味於韶故使制度無攷中聲浸消非細則振非庠則高惟今也求器得耕野之尺吹律有聽鳳之蕭或灑或離或莖或鬻或鏞或棧或管或篴衆器俱舉八音孔調驚驚離丹穴而來集鳴咽喈而舞修瞻又有賁旅巴渝之舞傑休迷覲之倡遠人面內而進技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廣其賜魯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時修職取竭天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邇陳之藝極厥材竹木厥貨過貝厥幣錦繡厥服締綌苴貢羽毛祀貢祭物嬪貢絲枲物貢所出器貢金錫礪砥砮丹鉛松怪石惟金三品惟土五色泗濱浮磬羽畎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隋栗肆

陳乎殿陸豐芭廣匱亟傳乎騎驛連檣結軌川咽
塞邪歎終歲而不息至於羌氏焚翟僭耳雖卿
歌居鳥語之聞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我
馴獸以致於闕下者旁午乃有帛氍屬氍蘭干絢
布水精琉璃軒蟲蚌珠寶鑑洞膽神犀照浦山經
所不記齊國所不觀者如糞如壤矜積乎內府或
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焚於西旅非威靈之遐暢
孰能出瑰奇於深阻蓋徼外能率夷種來以修好
則中土當有聖人出而寧宇然皇帝不寶遠物不
尚殊觀抵金於嶰巖之山沉玉於五湖之川洞鄂
之劍乃入騎士之鞘鬪都之馬或服鼓車之轅至
於乾象表睨冲維薦祖靈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
背鏘虹霓抱珥鳴星闕石怪颺變氣垂白鮐背者
不知有之况能言猶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穹龜
負圖龍馬獻人汾陽之鼎函德之芝肉角之獸蕭
聲之禽同類之禾旅生之穀游郊栖庭充哇昌時

非煙非雲蕭索輪茵映帶乎闕角蔥蘢乎城壘驚
鳥不攬偏歌不噬應闕合牒窮祥極瑞史不絕書
歲有可紀發殷子於是言曰國家之有若是幾意
者先生快意於吻舌而及此耶先生曰國家之盛
烏可究悉雖有注河之辨折角之口終日危坐抵
掌而譚猶不能既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
亦知夫所以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
乎客曰烟間之先生曰醫此家宇代狹代廣更張
更弛黃帝都涿鹿而是為幽州少昊都窮桑乃今
魯地伏羲都陳帝營都亳亳都平陽乃若昊天而
授人時舜都蒲阪乃觀犂后而輯五瑞公劉處豳
而兆王業之所始太王徙邠以避狄人之所利文
王作豐方蒙難而稱仁武王治鎬復戎衣而致乂
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不用及其衰也亦
三百餘年而五霸更起星離豆割各據殺兵以專
列雖侯協帶於列國不領人君之經費天下曰威

而日裂中國所有者無幾當時權謀為上雌雄相
噬孰有長距孰有利背兵孰先選糧孰夙峙孰有
蹻關之卒孰有憑軾之士孰有素德孰有強倚孰
欲報惠孰欲雪恥或奉下邑以略警或舉連城而
易器骸骨布野介冑生蟻肘血丹輪馬鞍銷髀勢
成莫格國墟人鬼噫彼土宇凡幾吞而幾奪幾完
而幾弛秦中形勢之固加兵諸侯如高屋之建瓴
水神率天邑以先得者為上計其他或左據函谷
右界褒斜號為百二之都東有成皋西有崤澠定
為王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興泗上之健吏
扼襟控咽屏藩表裏據城池為金湯役諸侯為奴
隸拓境斥地隳欄荒裔東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繞
幽陵南襄交趾厥後席沿滋永秦心益侈或慢守
以啟戎或朋淫而招寇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不
時而就斃虛令日縱而不絀驚鵠厭觀而常值睚
眦則覆尸而血流愉悅則結纓而佩璫粉墨雜榛

賢才逆曳腫微疥括而竊肉食賊臣迴穴而圖大
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為大尾而不掉或為重
脆而屢蹢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無用於揚燎
冠冕不抗於執費天維披裂地軸抗桎羣生曩焚
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以天漢曳輦可以
陟崇嶽設汧可以濟深水故武侯浮西河而下自
哆其地而進戒於吳起蓋稅政肆於廟堂之上則
敵國起於蕭牆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太行左洞
庭而右彭蠡發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
之拱轂如星之會極其砮革者天與之昌其間何
者天與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
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強故將吞楚也白
地首斷於大澤特繼劉也雄雉先雄於南陽龍聚
出積而靡孤隱亡周之語辱收襲門而天常貽刑
號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什而皆聽乎
彼蒼故鯨鯢勦解決一死於吻血咒虎鬬關踐龜

嶽為平岡，躁生靈如踞塊。蔽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扶目而折骨，其成也項冠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沛，澤施靈光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也。先生曰：以易險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所議者，烏乎可哉？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若予地欲得險勢，欲參德迫隘卑陋，則無以容萬乘之扈，從供百司之廩，據偏守隅，則無以限四方之貢職，平道里之遠，通撫原中區，割它制里，走八極而奔走，正南而而負，展舉天下於康達，力士體髀而不敢取，貪夫汗縮而不收，睨者恃德之險也，襟馮終南太華之固，背負清渭濁河之注，隘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曰有變而萬卒立具，然而布衣可以窺隙而試勇，匹夫可以爭衡而號呼，彼天府之行沃，適為人而保聚，此以地為險者也。地嚴德暢，然後為神造之域，天設之阻大哉！炎帝帝春所囑，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無湍激。

旋淵呂梁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孤飛句望浚深
之巖谷豐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須
好賜匪頒之用廟郊社搜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羣
臣稍廩之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
取足甲不解累刀不離鞬衣鉞北阪而敵人奔幕
抗旌西楚而冉驪螳伏南蠻散徒黨而入質朝鮮
畏菹醢而修睦解編髮而頂文身削左衽而曳華
服逆節踟躕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耽耽帝
居如森銳利鉞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
於海隅頌聲溢乎家塾伊昔天下阡危王猷失度
皇綱解紐嗥豺當路帝懷寶極未知所付可受方
國莫越藝祖圖緯協期謳謠扇懽赤子雲望而風
靡英雄螽起而蠅附玉帛駿奔者萬國冠冕充塞
乎寰宇絕塞銳鎧而免軸障壘熄燧而摧櫓拜檻
神威有此萬旅奕世載德後聞過舉髮櫛未耨子
攜椎哺擊菓憑樵拔惡鑒嫵鉏骨角之磻刻刑攬

櫨而牧圉爰暨皇帝粉飾樸質稱量纖矩鏗鏘奏
廟之金玉琛琛夾楹之簠簋訓典嚴密財本豐阜
刑罰糾虔布施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
賈草竊還業而歛迹大道四通而不劇車續馬連
千百為羣肩輿捆載前卻而後阻搏壤歌嘏者萬
井未聞歌嘏而告瘡雖立牆為界其誰敢櫛磨以
批押况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壯客未嘗觀
其奧也且宋之初建是都也上睇天時下度地制
中應人欲測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法
土垣以大師屏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
為路以禮為門鍵鑰以柄開闔以權掃除以政周
懷以恩乃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桓社稷臣也
有挺其楸衆材會也有闢孔張通厥明也有牖孔
陽達厥聰也其楹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有
據也其陛則崇正陵踐也其基則隆帝居中也邑
都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意自足乃駕六龍乘德

興先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林下觀乎學海百姓
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邁妙技皆作見者膽
碎乃使力士提擊乎陰陽搏腕乎剛柔應手成器
方圓數碩或粉或由隨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味
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日月
之盈昃尋天潢之流派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
八壘之次奪雷公之抱收風伯之韜一瞬之間而
甘澤滂霈因字彗於幽獄敷景雲而黯靄統攝陰
機與帝唯諾而無闕如此淫樂者十有七年疲而
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
之歌曰孰謂我已孰釐我載茫茫九有莫知其界
客乃觀觀然驚拳拳然謝曰非先生無以刮吾之
矇藥吾之瞶臣不能究皇
帝之盛德謹再拜而退

樓昇少室山三十六峯

賦余少聞洛邑之盛在唐宋為東西都而山川形
勢之富視他州為傑觀昔韓退之白樂天見于

歌詩形容勝槩有詠歎不足之意後歐陽文忠與
梅謝諸賢相繼為僚友數遊嵩少間至今以為美
談余幸以不敏得令嵩高縱觀諸境未有過於少
室者而峻嶒聳拔乃在戶牖間朝夕博望歷歷可
數因作三十六峰賦以自廣非敢竊比古詩之流
云伊浮雲之公子兮訪道於林丘而棲神於崑谷
超然有楚方之志兮乃東升於岱頂而西謁於華
甕雖衡陽之南兮與夫恒山之北靡不窮探歷踐
兮楚心而騁目獨怡然而忘歸兮內忻然而自足
忽御風而行兮排空濛而造中域徐睥睨以四顧
兮意恍惚而有失遭嵩高之丈人而問津兮曰游
四方而真有得何高之不登兮何危之不涉兮乃
四望兮度然而聲特雄柱天網兮橫亘於地軸連
絡饒覆兮龍盤而虎伏雖華以九而巫以十二兮
曾未觀奇峰之六六丈人放杖而笑兮秋水方至
而河伯自孟子為觀海若之難匹兮獨不聞中天

之少室其高則峻屹嶠峯峯鬱第兮十有六里而疊有十八其深則環紆縈繞盤紆紛錯兮上方十里而周圍一百已嵩陽以作鎮兮截輶轅以為邦春歌山之所聞兮觀舞水之所樂其上則有嘉禾甘果兮神芝與仙藥石柱若承露之盤兮帝休若揚枝之葉石脂所滴兮飲之可以長上古玉膏在蘭兮服之可以揖羽客雲母之井兮寶所聚光明之穴兮豐所鑠一大之鍾乳兮可餐千歲之寶璫兮不絕其中可以避兵火之災兮自有經書之傳其神異則玉女嫋纖錦之文兮金人進白露之落雲綃驚時聞之鍾兮石井泣哀鳴之鶴王子晉環之以為壘兮阿育王寶之以為塔此皆公子之所未知兮而丈人之所安宅丈人曰名生於實兮長設於適子知其一兮未知其二子識其外兮未識其內是徒知六六之所有兮而烏覩六六之名義東朝岳祠儼百神兮西望洛邑鬱千官兮太陽

少陽山之名兮石城石笋天所形兮檀香丹砂實
所鍾兮鉢盂香爐狀所肖兮連天紫霄勢之穹兮
羅漢七佛像設留兮靈隱來仙洞府深兮清涼寶
勝梵剎標兮瑞應瑤壁祥光紛兮紫蓋翠華姻靄
凝兮藥堂紫薇花草靈兮白道天德名字偉兮卓
劍白雲形實紀兮金牛明月色像起兮凝碧迎霞
天光聚兮玉華寶柱金石瑩兮繫馬白鹿神仙衆
兮此則六六之名義兮而未觀六六之景氣丈人
曰方春陽之盛盛兮燒痕蕪沒而青青紛紅紫之
繡錯兮引百轉之幽禽雄棲傑觀兮切星辰而上
侵玉仙神女兮乘輜輶而下征朱明草木之扶疎
兮蔽天明之午升山椒雲氣之冉冉兮若覆甑而
鬱蒸忽雨聲於天外兮勢翻盆而倒傾唯紫芝與
黃鶴兮舞長空而產英金颺之驚葉兮山空落石
若仙人之鍛聲夜月白而風泠泠兮玉笙清徹而
珥聽暨玄陰林柯之脫盡兮山形瘦而骨稜稜冰

雪橫積於千仞兮玉龍飛而白虎亭亭惟四時之
出沒變態兮時晦陰晴不可得而盡名豈特仰觀
俯聽自辰及酉迄接之不暇兮以盡朝昏此雖丈
人所不能形容兮而宣公子之所可預聞丈人曰
突兀撐空兮千巖萬狀山經地志兮不可究量或
背若相戾兮或面若相向或踈若相關兮或揖若
相盼或散若相忘兮或聚若相訪或後者若和兮
而前者若唱或卑者若下兮而尊者若上或喜兮
若相攜或怒兮若相抗或若秦晉兮相匹或若楚
越兮相望或聲瘦兮若莠冠或臃腫兮若挾纊或
踈伏兮若駝虎或崇聚兮若甕盎或威嚴兮若壯
士或勇猛兮若梟將或快驟兮若風馬或浮空兮
若船舫或若游郊原兮疊丘墳而包樞廊或若入
宗廟兮紛豆登而鬱拒邑戰戰兮森劍戟落落兮
列屏障勢頌畧兮斷而還連狀容與兮宛而復壯
超然若三十六天兮神仙之洞宅蛇然若三十六

宮兮妃嬪之遊燕昂霄聳壑冠佩悠兮泉飛霞傾
爵俦流兮天濶星燁玉杵成兮松篁瑟瑟鈞天迎
兮嬌雲曲月睂眉新兮烟斜霧蒸龍麝焚兮霞舒
霓卷舞袖張兮雷電轟轟宮車還兮言未既而公
子頽然如醉兮灑然如醒非丈人無以藥之使瘳
兮刮之使明僕未能窮茲山之勝跡兮究茲山之
昭靈請執杖撰

邵雍洛陽懷古賦

洛陽之為都也居天地之中有

履兮以從後塵
中天之王氣在焉予家此治平歲會秋乘雨霽與
殿院劉君玉登天宮寺三寶閣洛之風景因得周
覽惜其百代興廢以來天子雖都之而多不得其
久居也故有懷古之感以通諷諭君王好賦故以
賦言秋雨霽日色清景方出秋益明何幽懷之能
快唯萬閣之可憑天之空廓風之輕洽覽山川之
形勝感千古之廢興乃瞻西北物華之妍雲情物
態一氣茫然擁樓閣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

勢之拱據有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不會要于方來不號令于天下聲名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宮殿森列鞠而為茂草園囿禁布荒而為平野鑾輿會不到者三十餘年使人悵然而嘆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治水也四海之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荆河之北此為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濱建國為萬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唯舊邦迄于今日二千年之有餘因興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賦者閔古今變易之時迷興亡異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後來之國家也噫太是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世之宗師我乃謂治民之道於是乎大盡矣逮夫五霸抗軌七雄駕威漢之興乘秦之弊曹之擅幸漢之衰始鼎立而治終豆分而隳晉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盡讎或走齊而驛魏或道陳

而經隋自元魏廓河南之土植六朝之風物李唐
蟠關中之腹孕五代之亂離其內或道勝而得民
或兵強而懾下或虎噬而龍噬或鷄狂而犬詐或
創業於艱難或守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終焉或苞
桑而振者故得陳其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
也其一曰大哉德之為大也能潤天下必先行之
於身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
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為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
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所為
乎其二曰至哉政之為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
於身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之
者也所以有嚴而治有為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
行拔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為
乎其三曰壯哉力之為大也能教天下必先豐府
庫峙倉箱銳鋒鏑峻金湯嚴法令于烈火肅兵刑
于秋霜疎民聽於上下惓遐心於外荒其霸者之

所為乎其四曰時若傷之於隨失之於寬始則廢事久則生姦既利不能勝害故倭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斂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民不殘而民愈殘蓋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若任之以明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缺缺既上下以交虐乃恩信之見奪是必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犯厚其賦斂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道失其末矣其六曰水旱為沴年歲豐虛此天地之常理雖聖人不能無蓋有備而無患不得中者加以寬猛失政輕重逸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況有水旱兵革焉所謂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者得不用聖帝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撫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陳革命則抑為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為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

倫刪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
易以都括輿六經而並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
民之教不可以民之教悖天之時必時教之各備
則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
欲上為帝事則請執天道焉中為王事則請執人
道焉下為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道之間能舉其
一千古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興也又

曹組良

岳賦

臣伏蒙聖慈宣示李質所進艮岳賦特命臣
繼作臣才短學疎豈能仰副睿旨進退惶懼

不知所裁謹齋心百拜以賦其詞曰客有遊輦輟
之下以問于京師主人曰東北之隅地勢綿連因
陵秀深氣象萬千不知何所而乃如此焉主人曰
國家壽山子孫福地名曰艮岳客曰蓋聞五星在
天五岳在地求有泰山甲于區宇下臨滄溟旁跨
齊魯南有衡山祝融紫蓋湘潭為址九向九背西

有秦華三峯插天枕瞰函谷橫斜渭川北則常山以限中夏大河朔漠襟帶其下中則嵩高與天峻相襟帶河洛屏翰京國復見茲於中都何前此而天譴且山岳之大天造地設開闢之初元氣凝結是豈人為顧聞其說主人曰清濁既分爰具陰陽宮之大鈞孰為主張是必造物區處維綱今以一人之尊大統華夏宰制萬物而役使羣衆阜成兆民而道濟天下夫惟不為動心作於造化則茲岳之興固其所也而況水浮陸走天助神相凡動之皆衆萬物之享上故適再閏而歲六周星萬壑千巖芳菲丹青之寫國障也客曰岳有五焉今益其一在於五行數則差失主人曰客不聞五行在天乃為六氣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寒暑運行曾無越次則此有形創于神智生生不窮悠遠之義然則五岳視三公之官民岳為多男之地乃其宜也夫何疑議客首肯久之曰吾見乎岳之外矣吾聞乎

岳之說矣獨有未詳孰知其中蓋禁錮十二皇居
九重深嚴秘奧內外莫通願子陳其次第庶幾因
以形容主人唯唯曰其大則可以繫舉其細則莫
能縷陳唯乘輿有時臨幸雖山岳亦類于庭廡請
先陳其品谷岡壑之體勢後狀其樓觀臺池之處
所皆聖作而神述盡鉅規而傑矩夫艮者八卦之
列位岳者衆山之惣名高為峯則秀拔拱為岫則
崢嶸霽色晚靜風光曉凝陟崔巍而直上俯磴道
以寬平褭花異香莫知其名佳木繁蔭欣欣其榮
唯特立於諸峯之右者乃主乎壽照之以南極之
星所為山者如此淺若龍龕深若雲竇銷烟霞於
青冥留風雨於昏晝或秉炬而可入或折扁而可
扣石磊磊以嶮巖木森森而聳秀間則洄澗雲蒸
可卜以陰晴之候所謂洞者如此為山之屏為洞
之高承乎上則安若懷袖范于下則覆若檐楹珍
叢幽芳古木長藤籠絡蔽虧高低相層鳥啼花發

則春容淡蕩霜降木脫則石角稜嶒所謂巖者如此兩山之間氣聚其中衆木斲茂泉源暗通或重羅以迷畫或偃草而進風裊長春之翠莖挺堅節之霜松每晨曠之照曜靄朝霧以空濛所謂谷者如此又有岡則隱然而起勢連山谷殊萃岷之峯巒類縈紆之林麓白雪照夜則寒梅盛開紅雲嬌春則仙桃極目恍若望千畝之銳萬巖之秀橫石壁壘亘若岡阜既草木以敷榮復地形之延袤迢迢大庾隔斷遐荒落落萬松得名錢塘今移根於南北亦不限於炎涼至若溶溶大波潏為巨派其派則小具合則大瑩上下之天光溉深淺之湍瀾有巨魚以潛波尾龍舟而夾載岸容萬柳春風柔柯飛花滿空長條拂波或趁景而移權或鳴橈而笑歌此謂之江者回環山根縈帶奇石淺以蕩谷深以凝碧潺湲不窮流衍教激泛桃花之露紅浮洞天之春色輕鷗文禽棲息其側荷花不斷雲錦

舒章或聚而為曲沼或漲而為橫塘烟消露晞交
翠低昂此之謂溪者夫山洞崑谷岡嶺江溪既畧
陳矣子獨不見樓有絳霄朱欄倚空跨晴雲之縹
緲挂瑞日之暉曦綺䟽凝霧天香散風覺星辰之
逼近如霄漢之穹隆招飛仙於蓬壺揖素娥於蟾
宮覓旌鶴馭稅駕其中又不見閣有巢鳳異乎高
岡豈丹穴之瑞應無雄構以翱翔即其軒楹架以
傑閣范五彩之駕籬下九霄之鷺鷥因太平之象
會廊廟之人置酒大嚼歸美逢辰靖夏日之句頌
南風之薰其北也諸山之上衆木之杪俯雲鶴之
沉沉視煙霄之杳杳西瞻太行之時霽東望海霞
於清曉山巖巖石嶂岫把長風之回玉宇導明月
之湧水輪齊心常比於崆峒精禱每延乎上真見
飄飄之仙馭隨衆良之青芬視其榜曰介亭有排
衙蒼松之前陳者也因山高下周以迴廊如壁月
之環座復晴曦之騰光玩牙巖之甲乙發寶書之

秘藏徐逶砌而散步閒挾策而寓興花雖芳而畫
寂鳥雖啼而人靜效隱士之山堂取逸人之三徑
其榜曰書館豈蓬戶陳編之可屏者也亭有勝筠
周以美竹何禁藥之寶檻迸藍田之叢玉已交夏
而近砌復扶疎而出屋分月影之瑣碎聽風聲之
斷續游塵不到清意自生目蒼雲之翳翳而霜節
之亭亭挺然不屈四時常青宸襟對爽因以眺名
其館曰蕭閒深庭邃宇來萬籟之清風無九夏之
劇暑棲寓懷之寶玩備宸章之毫楮前橫江練傍
列山莊或乘槎而上漢或鳴石而為羊超然燕處
真逍遙自適之鄉襟花爭妍紅紫相鮮或引繩而
為徑或瀾望而成川錦繡照空而明煥風露散曉
而香傳肅然行列若羽林之萬騎粲然豔妝如宮
女之三千四時之候參差不齊異塵埃之桃李襟
紛蹂以成蹊斯號華林之苑見鏤玉之珍題至若
山莊竹籬籬簾背鬱睨綠筠之共茂爽修徑而高

出脩以愛蒼苔之承步仰以見雲梢之蔽日軒亭
欄檻各相方而榜名故扶晨散綺洞壑留雲所寓
而不一晴波融融是為雁池望風中之飛練接雲
際之虹霓南山巍然而蒼翠北渚湛若而連漪聽
雖難之下集觀肅肅以高飛朝離乎霜雪之野暮
宿乎葭葦之湄惟恩波之可泳豈隨陽之恨遲練
以幽芳萼綠華堂何玉顏之淡淡佇見奇姿之異
常鄙江梅之尚紅陋臘梅之太黃得天上碧桃之
露掩熏爐清遠之香恍聖情而異稟蒙天笑以增
光故賜神仙之號濶朱戶而敞文窓然而如此之
類安能悉紀若夢遊仙彷彿而已客曰子之所陳
心存意識或欲周知何從而得主人曰人間天下
飛潛動植率存其中不可殫極姑陳迷乎二三而
已奚累言於千百非若子虛上林之誇大兩京三
都之緣飾顧難狀於言詞徒充塞於胃臆客曰姑
置是事請質所疑何一隅之形勢若千里之封圻

主人笑曰嘻夫耳目之不際何可以意測思慮之不至何可以強知望壺中者初不察其天地遊武陵者亦豈意其有桃溪矧都邑紛華之地藏十洲三島之奇客又問曰蓋聞橘不踰淮貉不踰汶今茲草木來自四方原莫知夫遠近物理地宜請得而論主人曰天子神聖明堂頒制視四海為一家通天下為一氣考其迹則車書混同究其理則南北無異故草木之至微不變根莖於易地是豈資於人力蓋已默然運於天意故五岳之設也天臨宇宙五岳之望也列于百神茲岳之崇也作配萬壽彼以滋庶物之繁昌此以壯本支之擢秀是知真人膺運非特役巨靈而驅五丁自生民以來蓋未一有客恍然聞所未聞於是鼓舞歡忻歌詠太平等乾坤之永久

元許有壬三臺賦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遙無長泥庭有積葉高陽子逸

興作中畢輟趣膏秣事登涉壺清露之芳醞從白
眉之佳客乃渡清沮稅駕于鄴覽山川之形勝弔
陳迹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亦見夫三臺之
歲薛若乎冰片峙北金虎距南銅雀巖巖中立而
三若稽作者振古所題欲祛我御不能縷談子亦
欲聞其凡乎高陽子曰嘻昔有塗巷話古事及漢
季小兒聞曹敗則大喜劉蹶則輒感而出涕蓋人
心天理之所同況怒其人而履其地因其跡而聲
其罪不亦宜哉客乃言曰吉利之生姓不自知由
嵩已冒夏侯何稽舞戟禦捕啖葛如飴詎叔以疾
拒客以泥畔脫一世岸然肆欺雖橋河之見異卒
莫逃子行之譏謂興義以寧國致羣才之景隨爾
乃却還乘輿地尊天卑彝倫攸戢大厦以墮及乎
袁紹既敗富配亦推黃星斯應赤精遂微入鄴鎮
冀州之使中天植冀漢之基慮幾人之稱王乃居
之而不疑幾冀義杵成茲崔巍子午梁貫愈出愈

奇三山麓歲雙關鳳飛龍虎復道相為蔽虧累棟
山積周軒雲齊陽宮冬熙凌室夏凄富曲面勢有
巧無遺衡漳浩浩乎其北隆慮靡乎其西收千
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時卷山河而匪席指風霆
其在兩應劉王徐昭酬誦語登島能賦家有陳思
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悲顯中弱
之季弱而婉嬖之蛾眉語托人而哽塞惟泣血之
連而痛富貴之長進遽盡露其情狀彼一床之八
尺容數許之繩帳要脯搆於朝晡競聲樂於朔望
分香衣而造履組象瑣瑣於屬續其橫槩賦詩之
誰發壁賦后之威奄忽而俱喪匪不及乎禪代丕
蓋默定於主宅銷諸妓於幽閨望西陵之莽蒼念
舊寵而興悲抑茹怨而自愴霜雁訴秋露花泣春
塚木行拱几筵有塵哀絃急管其聞不聞事往跡
存如懸不泯夫以精舍二十年之規欲媒孽萬世
之鴻慙不知司馬家兒已嗟乎其側而耻於附其

翼攀其鱗也徒為趙燕齊魏之張本因之增侈重
因乎吾民幸疊障之不鏟俾求惡於無垠今吾與
子效小兒之顰蹙中敗孤之公議傾壺中之清醇
流胃次之醢磊且以酬漢室征西之將軍魏家創
業之武帝子為何如高陽子聞而笑曰瞞乎瞞乎
如客之言則爾之罪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貫矣
然誅則以心論言不以人廢乃歌其歌曰對酒當
歌人生幾何憂思難忘惟有杜康於是引滿竭壺
興盡而返回望三
臺渺蒼茫乎醉眼

明胡儼騶虞賦

永樂二年九月丁未周王獻騶虞於
朝休嘉之徵其儀穆穆臣民聚觀莫

不忻躍贊嘆臣儼謹按詩序曰騶虞鵠巢之應也
格物總論曰騶虞似虎白質黑文不踐生芻不食
生物日行千里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瑞應圖
曰騶虞義獸也人君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則見凡

若此者在昔徒聞於記載未若今日之觀其盛美
焉蓋由聖天子德備中和建立皇極敦叙九族蕃
育羣生之所致也臣儼獲際嘉祥不勝慶幸謹拜
手稽首而獻賦曰惟皇仁之溥博均履載於兩儀
揭日月於中天昭運化之重熙九族翕以雍睦萬
彙耀而增輝曰越裳與雕題皆稽顙乎赤墀天地
氛氲川嶽鍾靈迺產異獸魁然其形質皦皦而霜
白文鱗鱗而雲蒸目熒熒以夾鏡尾搖搖而參身
見周南之山谷乃鵲巢之休徵從二虎以為衛豈
百獸而同羣不食生物不折柔莖動則千里嘯則
風生踞偷屏其醜類麒麟協乎至仁息不蔭乎慈
木渴不飲乎穢津隱巖壑之烟霧遠林麓之煥塵
於是虞人告祥喜溢藩王爰命輕駕八鸞銜銅翠
蓋藏韃錦旂悠揚網綠長坂委蛇重岡陟險載披
蒙茸列羽翮騰飛熊兔潛形於三窟猿罷嘯於孤
峯風泛條而蕭瑟月隱霄而朦朧徘徊四顧蹀躞

微蹤衆禽回翔百神護從願效奇於靈囿遂託身
於顯融辭長林之寥廓就廣路之豐隆羣邪為之
辟易壯士為之改容乃獻金門乃陳丹陛王拜稽
首天子萬歲天子曰嘻惟王孝恭殿彼周邦光昭
故封行通神明福祿攸降故茲獸之時出其令德
之所鍾王曰天子為天下君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功光祖考恩洽臣民德至鳥獸澤洞幽冥和氣薰
蒸垓北無垠惟以和而名和故諸福之畢陳景星
爛兮璀璨卿雲紛兮輪菌禾異畝兮同穎麥兩岐
兮並芬文禽青兕重譯效珍赤隄白象萬里來馴
矧茲獸之旼旼皆聖化之所臻未儲精於玉燭已
垂象於蒼旻於以昭至信揚德馨表聖知協義聲
殆天以彰聖人文明之治豈藩國之所敢勝況於
是時器車出而芝草生甘露降而醴泉盈角端見
而長庚呈山嶽呼而驚驚鳴與騶虞而並耀垂不
朽於丹青彼林氏之五色暨鑒山與瑯琊徒傳聞

於載籍嗟歲月兮已賒孰若今之昭昭應寶作之
靈選乃有詞臣載筆鸞坡爰效詩人形之詠歌歌
曰吁嗟騶虞兮國之珍撫不懼兮逼不驚黑章繞
兮白雉明條長嘯兮祥風興履澤地兮食不生參
二虎兮從百靈王用躬致兮款天京旼旼穆穆兮
其儀貞鵲巢應兮聖化成千秋萬歲兮歌太平

李夢陽大復山賦

夫大復山者荆徼之名山淮實
出焉淮過桐柏始著於是禹尊

淮桐柏始淮山二精發於何生產諸申陽何生於
是稱大復子實非遺淮要作攸光焉耳余珍其人
爰造斯賦不煩締瑣義意畢矣然辭猥調適知音
君子諒有譏焉或曰此山胎簪亦其名云噫吁戲
厥山峻岷岷兮填鴻龐而導九川爾其巖巖岷岷
崆嶺巍蹶增奎重萃合沓蔽日曲勃焉安連岷岷
而棧棧迺有危峰七十輒茄岳岳峭嶮岨岨岨岨
蒙馬千里望之蟬蛭飛飛兮若闕龍之附于天也

壩而察之萬山駢戢劍森戟攢爛若踴蓮下則無
底之谷呬坤維而曳玄淵昔盤古氏作茲焉用宅
是以濁清判三紀揭頽洞開明剗日月厥山既形
餘乃發故爾上冠星精下首地絡聚膏以為崇滲
津以成川竅若浮肺萬谷潏旋神瀑湧焉飛流崩
崖走壑蹴石噴雪釘鐘礮砰鏗錡迅霆擊虹震於
太空若其勢礪磅逆折狀若胎簪嵩首殿其北荆
沔包其南右標熊耳之嶺左朝桐柏之山其陰則
凝水積雪晦明倏忽翠篠丹澤其陽則遊颺吸歔
重黎攸宮東有日華之林陽蒙之風西則涼霏素
露淒淒清珠樹燦英若爾材林浮雲竇藏蕃興
騰氣簸氛至其觸石膚寸而起也攏攏乎波駭山
靡不終朝而天下雨也於是生人立禽獸伏草木
殖靈芝秀宮闕醴泉噴其側於上則神鵠威鳳翔
翔吸甘華百鳥從之振翰若雲中有玄熊綠羆騶
虞游麟猿猴麋麇百千為羣樵採牧獵之子唱歌

出林響振峽谷咸蹶躡迸逸不見踪跡於下則長
淮發源配天地坤混混云云江河並尊受珪上帝
疏穢錫存乃有祈靈巧禧梯航而來沉玉瘞壁闕
塞路達若爾幽崑之極真兮三三兩兩御颺穀抗
霓旌左控白鹿右翳紫莖嫖兮若將逝遽延立迴
風淹留兮攀林薄逍遙兮山中於是稱曰春草兮
萋萋思公子兮傷悲身處叢篁兮終幽險虎豹暮
咆兮蛇虺蜂蝥公子兮歸來雲冥冥兮石瀨潺湲
弔于廟賦棟宇頽折兮四顧無垣鵠雀鳴噪兮雪

擁其門風衝激以拂帷兮慘九州之肅

冷軒長河以飲景兮飛光至而舒靈何先生遭不
造兮定危邦而永存用才者終鮮固兮孰震滿而
完身顧瞻宋京兮追念雙帝組頸為繫兮單馬北
逝虎臣視而誰何兮英雄竄而蓬蒿有憤壅蔽而
發疽兮亦有垂成而反被劉嗚呼先生成敗難以
逆度禍福不可豫謀死苟足以利于國兮洵藿醢

而馬求

盧耒嵩陽賦

楚王北遊登崇嵩之觀嵩陽大夫侍王西陟蒙茸履鬼歸長御

遠昧汜濫無際顧謂大夫曰壯哉山矣寡人於茲殆將脫屣邪嵩陽大夫曰大王之言誤若臣者始足與懋焉爾王曰夫山畜洩雲氣萬物所祖無貴賤遠邇皆好焉子大夫私之已有是何厚於自待薄於寡人邪嵩陽大夫曰臣聞之傳記鵠搏雲鶴鵬悅羣物各有適故其所托者殊焉王曰夫寡人舍此將復有說乎嵩陽大夫曰唯唯夫嵩維巨嶽極於國祗之中橫帶汝潁崕崕於氛霄之上綠蔭霽之薄盛乎翠虹之崕爾其三十六峰二室嶠崕靈巖浮歟塵豐峴崕崕崕互分嶇崎傍迤蓮蔭偃巖行若中于久之勘息汗膏增慙若夫甯阮磁硃虧潤無底爲廖宵冥長風颭颭扎札呬呬流離轉散髣髴松聲天雨新霽萬壑灌瀨崩濤滔天磅礴雲曦矍鑿疊疊欬歔鬼怪於是雄鳩掩羽豺虎

驚感慌忽設台懷息川谷此誠山精魑魅之所穴
處竊恐大王不遑托跡於此也王曰敬聞命夫大
夫惡得獨總乎哉嵩陽大夫曰臣少游上郡新侍
諫垣陪列公孤尊三王眩五霸捐諫于魏闕之下
爾迺南其揚舌青蠅點白即墨府詭寺人灑血解
圭組脫鳴璫辭金墉凌風翔飄然霞逝迺昇乎嵩
高之陽故其怡神有靈則攀緣嶺峯傍眺瑤城陟
乎泰清蓋足力而後返於青丘之圃徘徊於松桂
之林激渴於沂水之澍將折若華之英馳江蘿襲
幽蘭帶楚蘅蕙發嫺于左康鹿授於右逍遙容與
精神益壽然後檢搜巖穴探飲玉漿璧璫鳳笙銅
鈸石床布瑞呈露娛樂無方若迺王喬陸鶴于林
間密公失路于露外少君捧節乎雲中劉根抗絕
於人世莫不偃仰羣芝憑虛軒陞臣雖備駕與通
紹介故夫龍門三臺張氏之嶺皆臣往來遊遊者
也夫大王靡千乘之器妃嬪珍玩之御不暇於前

馬能避世長往哉王避席曰寡
人不能也子誠為嵩陽大夫
薛瑄黃河賦吾觀

之渾渾兮乃元氣之萃蒸
濬洪源於西極兮注天
派於滄瀛貫厚土之龐博兮
奮元溝之晶明過積
石而左轉兮龍門呀而峻傾
薄太華而東驚兮撼
底柱之崢嶸入大陸而北徙
兮迷不辨夫九河之
故形徑兩海而紀衆流兮擅
浮沉之濯靈覽頻波
而懷明德兮又何莫非如氏
之所經營登崑崙而
俯視兮周防徧其初迹
馭高風而騁望兮遂周遊
其曲直何末流之混濁兮
始清澈而湜湜羌澹澹
而徐趨兮勢汙云而自得
觸險石以闢暴兮訇而
轟而輟擊天宇擴其沆漭
兮渺上下之玄黃霧雨
霏霏而滄集兮混濛古之
洪荒微風蕩拂而渙散
兮天機組織其文章類
焱浩而洶湧兮百怪垂涎
而蔽揚腥雲濁浪以盪汨
兮恍惚顛倒乎舟航靈
曜升而赫照兮乘正色於
中央望舒在御而下臨

兮列宿涵泳其光茫若乃震秉符以行兮百谷
淫淫其凍釋山澤沮洳以上氣兮增滉養之洋溢
魚龍垂濤以變化兮渺莫測其所極祝融載節以
南屆兮雷雨奮達以滂沛潢支流而股合兮百川
奔而來會木輪囷而漂拔兮蔽雲日而淘汰狂瀾
洶而囂岸兮塊土馬塞夫衝潰霜戒嚴而木脫兮
少昊執矩以司秋洲渚綿邈而石出兮始殺端而
安流霰雪紛其四集兮顛頊乘坎以奮神大塊噫
氣而歷軋兮流漸下而龍鱗層水橫絕而山委兮
河伯驅石以梁津羌險夷而明晦兮變朝暮與四
時颺風起而衝目兮萍怪駭其難推觀圓方之一
氣兮恒來往而密移昔尼父之歎逝兮跨百世而
罕知顧川流之有本兮與終古以為期啟龍圖而
詠六一兮悟主宰之所為喟余心之未純兮感道
妙之如斯聊詞言以自
張論金門山賦
興蓋攸分

明兮庶晝夜之靡虧

炎帝締聲氣於伶工截筒分律依永和聲葭灰載
飛縑素云衝遞六六以作管隔八八以相生妙三
分之損益旋七聲而為宮商變宮於變徵倍二舞
以奏五夏兼去減乎執契節南呂而比應鐘召威
鳳其來儀應雌雄之和鳴銍銍噦噦皆離離人
鬼咸格朝會攸同軒轅丘上燕衍房中備六代之
韶濩曰雲門與咸英京房踈而成謬減黃鐘之九
寸拓拔頤以多拘格未準而不行啞新聲之戾古
笑音審而官聲譯琵琶於祇婁銷金石於牛弘占
亡國之咎殺職不競乎南風蕭幽咽而引鳳簫清
越而化龍間臨堦之孤桐所以山號金門亦稱律管
之取材譬擲嶧之孤桐所以山號金門亦稱律管
自邃始以迄無窮變徽音其未斬翼揭宜陽之名
區今標永寧之絕巘驅太平萬畝東西兩原肅兩
伏而前導襟袍雄昌殺砮砮磴磴礧礧以唱
呼而過遠左揖龍嶂右矚獅岩拉烏啄之仙掌拍

巧女之弱肩顏斗絕而壁立背列施以巘岼清風
拂檻以習習明月窺戶而娟娟維南則千峯矗矗
突兀騰騫樵蘇是經狼虎穴焉伏牛陸渾空桑萃
巖羊腸蛇蛻鳥度猿攀厯浙陽浮丹水凌九臯馮
大隗紆曲迂回以南合於鄖襄荆宛之間維北則
二陵風雨三晉雲山嵯嶢跨神井以居地底柱帶
鬼穴而撐天南河興五子之歌聖窟築胥靡之巖
柏谷醉漢帝於主翁蘭昌遺玉筮於人間峭函瀝
瀝熊耳鈎連鬱律湜洑絡繹蜿蜒銜為鳳翼之原
維西則陽屋開文字之鼻祖龜窩呈理數之淵源
長水浩淼隋陵亘綿高門差我鶴鳴纂嚴東溝南
折高高中下盤為三六之版方之上天之難維東
則神頂韓嶽龍窩鳳泉反曦晷於西照分夜漏於
黃昏錦川朝女几以濛洄蟾嶺抱鹿跡而環旋雨
新漚以警連昌雲霓黷而護平泉步凌波之羅襪
縱轡馭于澗瀝總斯山之盤礴樹千秋之大觀罄

不律以探纂吾靡得而盡言若乃天中佳麗土膏
沃若四方均道陰陽會合珍禽異卉嘉蔬醴酌春
華絢爛鋪滿地之綵綃秋實離披霏川原之紅藥
白兔偕鸞轂而鶴鶴雉鷄並河魴以躍躍燕丹柴
以炎炎擬梅英之灼灼平子既攤思於兩都余亦
姑舍是而不作至於靈湫幽壑窅靜泓深二氣訢
合歛忽蒸薰轉孽為祥致雨興雲驅豐隆而名列
缺灑霽零歲旱之甘霖魃靈寢怪野燭不焚錫廣
惠之宸章制煥煥而麟麟斯又山靈之錫祐年穀
之順成而偕龍伯之名以行其神以顯其仁者也
若夫嘉名之錫義實閎博或以為鏐錫之自出竟
披沙而難捉抑以為六書之象形差依稀其杪末
余思夫五行首金以遮木八音先金而次石鐘律
雖始于坎一之宮庠盪甯肇於乾一之宅琯吹律
而萬事畢金聲樂而八風協名可撮始以蓋終義
實顯著而烜赫金門之義蓋始諸此乎或疑之曰

紀之稱伶倫也踰阮隃陟崑丘取於大夏數萬里之外茲近而括之茲山將無絕地紀而誣山靈劉威美而誇流俗徒浮名之嘆而蓋盤夫情實與曰是何言之易也聖皇開天宅中建極異國殊方風氣殊僻即有熊之遺軌譚者遜指而靡一若首山之銅荆陽之鼎具茨之駕崆峒之蹕皆謂夏之與區匪遠騁於轍迹豈審音尚象會中原之乏材乃鑿山通道以借響於重譯又豈渭川之千畝會稽之竹箭維揚之蒲簾有斐之淇澳皆材弗中乎笙簧聲不諧夫鐘律乃必市奇掠異於沙棠瀟草洵水丹粟之絕域古邠今誣情喻理析母亦惟是嵩雒地中表立畧測太和環應清濁攸叶譬蜀山之子鐘若鍵竄之方鉄聚氣類以相求或可破曼行之誣說者也且夫宜陽金門係地以山河內葭葦仄飛氣傳志在律數星日班班放宜陽之古縣實雋城之類垣固近取而可得察沿革之卑然何

乃舍中原足假之文獻信志怪不經之迂談萬澶
漫而千悠謬迷莊廼而望丘山豈不大可涕淚而
咏嘆也耶嗟不毅之後死道未墜而在人恍皇風
之沕穆進六相而遂巡當勝國之季年余皇祖曰
仲文達馮翊而就邾鄆惟兵燹之熒熒遺皇妣於
少祖連雒濱而西循愛茲谷之幽深粵暑涼其靜
謐氣野蔥而佳哉儼羣龍以撮合語地則東嵩西
華南伊北洛靈帝靈於此也語人則前伊後傅左
周右呂傑弗傑於此也適然賞心天啓誰奪爰卜
爰築是垂是作閔九世而還我躬當四朝之炎燝
謬承恩而蓬鴻遠曾三役於印窄驅馳仗鉞暨山
堙塹蘭臺既青芥而隸叔圖水獠亦稽顙而就周
索還朔宗於江漢奠四維之嶽嶽為德為民不愧
不作總三生已經之晨遂非一丘歸休之所託吾
將卧茲山以長老兮了浮界之塵壒登絕巔以舒
望眼嘯天風而吸紫霞噫戲吁有溪如帶有山如

礪蟬蟬百年勞勞安憩竹素之微名可擲景鐘之
永業馬繫匣長劍於螭螭之穴囊彎弓於廣莫之
肆聊拄杖兮覓葛陂
竣大雅希聲於永祺

皇清陶澍釣臺海棠賦

釣臺故郡王府今為兵巡公署
有海棠一株高可數尋每當花

發絢耀滿庭繹堂沈太史曰偕諸同人觴詠其下
予因賦以記之其辭曰維彼嘉樹生茲廣庭交幹
翳日繁葩聚星矜獨豔以自貴處羣芳而不爭迷
朱門兮悵望臨春風兮含情若迺濯露未晞沉煙
欲起修條握丹曲蘼散綺既蔚蔚而覆檐更爰爰
而照水擬幽夢之始驚或覩粧之未已及夫杲日
初上鳴禽載膚俛仰錯列高卑互章其乍觀也號
國承恩之面其迫昵也壽陽試的之香其粲之畢
發也妃媵貫魚而在御其萼之並綴也邢尹受詔
而同堂加以葉迸千珠絲垂萬玉極妍盡態奪志

搖目憎佛桑之擅名賤澤芷之呈馥豈棧羅之自
文較杉錦而尤蠹穢李當之漸失大桃視之若忽
沁麗澤於蠶脾沾柔情於蜨魄斯庶類之昭融宜
觀者之未足於是主人至止衆賓駢羅行酒離坐
一彈再歌倚高柳之綽約映方塘之坡陀紛落英
與霏絮點點輻輳之般波胡轡影之甚駛兮況余顏
之既配錯華鐙以相續兮態連娟而微慳感時物
之易化兮行還延而摩娑安能結巢于其上兮吾
將與之終

任璿衡水金波賦

汎彼百泉清且連兮
迴瀾曲岸宛轉生姿

老孱巖阿引碧流而西下繞粉堞以東歸堆城之側駝灣之
渭中有澄練爰類文漪影動金波搖晴天而煥彩
光凝玉液射皎日以增輝爾乃外絕纖塵中涵萬
狀動如錦水吹汎漾之餘清靜若銀河積空明而
無浪綴縹緲以為雲絢金光以成漾方其朝露皚
皚暮烟浸浸結縷兮鯨鱗潛渚兮虹飲始也曙色

與澄波爭妍少焉落霞與晴澗相映既吐巨蚌之
珠旋飛寒蟾之鏡至夫宿雨霽薄霧明移殘照帶
踈星明璣的皪而不定清泚掩映而雲生萬道琬
瑤之影千尺綺殺之形遊魚駭目翔鳥奪精顧茲
衣帶漩濺繞紫何以寸流之內而獨有斑錦鋪繡
之名吾聞至治之世海波不興上理之代河伯效
靈方今天惟瑞聖地不藏寶則茲盈盈一水用於
民惟地之利用於國通運之道寧僅誇近郊之波
瀾翻勺水之麗漆已哉

范璜著草賦

何造物之無盡藏兮嘉
風拂而露披燦百卉之

歲蕤兮總天喬以乘時爰有瑞草兮厥名為著植
彼靈壤兮護以神龜既礪硤以多節兮亦翦鬱而
特奇維時皇風鼓扇品類咸宜誕朱英之茂草產
金色之靈芝爾乃叢生愈茂兮一本百枝踈莖促
節兮修以丈餘名高芳杜色陋黃渠鳳葵龍芻吉
雲望舒厥卉匪常厥用難齊亦有嘉木如椿如柏

如桃如李絮彼神姿終莫可比他如映日迴風露
凝烟滋清埒蘭蕙勁同松杞蓋靈境之異植豈衆
草之蕪靡若夫國有大舉進退猶豫勞人戰士君
子淑女未定從違莫審臧否慎而用之各得其意
可以決疑可以卜吉是蓋將與鬼神相通其幽兩
儀焉合其理而又豈但區區焉如瓊州之產可與
占風堯堦之瑞可與紀時至於簪秀乎高臺之上
綽約乎芳澗之濱泊然無求取舍惟人曠達似智
靜重若仁又豈不疑返魂之香為多事而懷夢之
草為弗韻也哉矧其雜野芳而不亂抱勁節以自
持不轉易於寒暄不移奪乎權勢不欺似信卑俯
若禮直方類義則又以一卉之微而備乎生人之
懿於戲噫嘻是固宜其詳誌乎繫辭之篇吟深於
風人之詩如謂迨則長而菁則短斯又烏足以知
之吁嗟乎天地間兮混茫開帝德洽兮徧九垓羣
生遂兮神物培氤氲乎幽絕之區熠燿兮風后之

臺生民用之決疑猜羌欲賦兮意徘徊苟其不見
獲於野人之薪兮雜蒿萊則又奚惆悵乎仙人之
贊不至君子之譽不來而致
美於天上之種倚雲之裁

恭建

萬壽宮告成賦并序

臣
王士俊

萬壽宮者豫省新建祝
塵之所也其緣起暨竣工具詳臣士俊恭紀刻石中至
於規模宏麗氣象高皇寶稱觀瞻之壯臣誠懼
誠忤復額手而敬為之賦曰大矣哉我

皇上憲

天出治而

天之眷我

皇上者孔厚也大寶曰位大德必壽舉八紘而紫氣悉

融貫九垓而黃雲徧覆振鬣擊鯨民尊

元后渥露煦風民親

父母溯自權輿三五開闢子丑孰于斯而為威乃生民所未有是以太和溱漉元氣妃牡苞符沓駢麻嘉

輻輳處處康衢時時春酒况躬遇夫

龍飛聖節而惟承夫虎拜稽首也哉粵稽河南之域寰

寓號曰中州嶽尊鎮星之位水自崑崙而流天球之所翕純媪神之所夷猶聖哲之所光宅仙靈之所娶遊六氣之所和會五序之所摩揉民風沕穆天下無公不競不綏不剛不柔若典若誥若魯若

鄒

天子嘉之惠疊恩獨

雍正七年歲次癸卯四月十日

維

帝之澤維民之庶恭逢祝

社肩累趾蹂數不能紀類不能求締構未泐周爰咨諏

臣於是悚然其有感穆然具有思緬惟腹壤振古及茲聖德滙於斯聖瑞亦聚於斯也爾其啓龍馬

之卦盡兮擷虎義之神著候具災之雲物兮茁軒
轅之瑞芝聆六英之天機兮彈帝嘗之朱絲告五
老之河圖兮苞唐虞之金泥錫九疇之洛書兮呈
夏后之玄圭自子姬以遞嬗兮長燭曜其光燾維
我

皇上之御極兮尤萬載而一時懋千聖未懋之學兮集

千聖未集之禧臣真

新宮之肇建兮歲恭祝夫

天祺屯中土之秀異兮慰民志之交期况復歲月日時

會攝提格本年元旦係寅年春產物聖更協時刻

時據萬年曆亦謂寅時長生大生

寶茂易不云乎四時不忒在卦為豫此義尤晰

和練茲時日太人占之朗示龜筮曰

壽時萬時億是宜興功鴻造胥集衆謀食同經始

遂亟爰乃率水泉相陰陽儲擬拘選豫章檟幕帟

給糧糧六工踴躍百役贊襄殽殽殽殽殽殽殽殽

巨樸天運龍構神揚翬翠飾棟玳瑁施梁城鏤龍
虬瓦配駕鸞玉後蹇蹇踞鳳翔翚後矗起累恩
翼張太乙容與神女相羊樹之以闕表之以坊拱
之以殿掖之以廂周之以廬藏之以房廣之以庭
繞之以廊衡之以櫺櫺之以墻築之以堤環之以
塘茨渠萬朵擇柳千行曲水園橋列類夫辟靡
通垣複牖象合夫明堂禮記於遠而望
之翼翼乎若嵒嵒於閭闔突兀於蒼蒼也近而陟
之洋洋乎若任任於五雲歆歆於三光也分而視
之肅肅乎若紫微正位環以鈎陳輔以文昌也合
而觀之總總乎若黃裳元吉青赤成文黼黻互章
也矧夫含佳氣兮青蔥吐祥煙兮香藹吞震位之
精英納坎方之沆漑軋坤軸兮蟠根指乾元兮作
蒼倚嵩岳兮為屏繞黃河兮如帶伊洛淮濟兮似
抱似環峭函太行兮如揖如拜外此南江北漳右
華左岱象

天威之赫濯迺無遠而弗屆蓋心思於是乎至肅耳目於是乎極大矣敬逢

萬壽之節忭賀之朝風傳玉漏斗轉珠杓旭日如鉅卿雲若綃華燈璀璨羽霧飄搖金爐香裊

黃幄光高器陳函薄音奏蕭韶裴韓旌節褒鄂弓刀勲

臣腰玉元戎

插貂

東內分文武朝房及官職

新宮既建松茂竹苞嚴而不越靜而不囂臣心凜凜班列陶陶更有義博之紳章縫之士石戶老農江湖商子華髮耆頤總角童稚綺繪綃紛花鬢襪襪莫不顧之心儀瞻之色喜以為吾

皇上之慶前此未嘗有是也又有無量壽佛妙諦三乘

天竺跋陀洛陽摩騰漢竺法蘭晉佛圖澄梁達摩

師唐一行僧旒羅綿手日月傳燈久傳豫土之衣鉢

忻見雲楣之式宏

經房為僧

復見函闕道士宛丘

先生維嶺王喬汝州廣成公名河上仙號洛京進雲華之錄吹步虛之聲遊璇題與玉砌儼方丈兮

蓬瀛

西為道

然則

萬壽宮既成

而中

土士庶之情

尊者益致其尊

親者益

顯其親矣

由是繩繩永永

皇圖式廓

重譯

悉朝殊方

稟朔化

決中孚

風還太

朴天

秩百禮人

和萬樂

緯汁珠囊

農應神爵

獸見師親

鳥來世樂

草獸金光木珍丹若億載猶長萬年彌

擴蓋

天之眷我

皇上者如此其厚是

皇上之壽同於

天國事之無疑而理之至確者也

將見

識南啓瑞

汴宋舍

嘉魏巍

萬壽之宮

皇上方視天下一家又豈豫臣之所得而私豫民之所

得而誇

也哉

中天日月光華賦并序

天庥

皇上御極之十有三年歲紀旃蒙單闕撫于五辰庶績
其凝爾時日躔胃維月軌青陸律中姑洗則陽和
既渥而元亨嘉會矣乃于是月二十六日仰瞻日
輪之表五色重抱異彩疊環祥光飛動卿雲捧護
歷時辰巳午未之久又先于是月望日宵月凝輝
重輪煥采其色亦備五而浮金耀碧炯射戶牖歷
時戌亥子丑之久日華見於正晝月華見於夜半
不越旬日而同輝聯曜又並現中州之域豈陰陽
所和風雨所會

聖澤醞釀尤深歟抑地接

神京近光

天子而乾出嘉符坤流靈契尤炳炳而煜煜歟又或如
漢儒鄭康成所云季春之月日月會於大梁是以
載陽之候叠徵于中州分野歟稽厯代天文之志
諸家瑞應之圖以及唐百官志禮部郎所掌悉紀

大瑞名物六十有四馬上瑞名物二十有八馬中瑞名物三十有二馬下瑞名物十有二馬此固蕃

釐首列介祉莫加者矣士俊方膺

寵命

總制河東兼攝河南撫篆時開府汴梁敬率屬吏

州民恭仰日華誌慶其月華則得之汝寧府守令牘報者蓋汝南又豫之最中也既已敬上

賀章請付史宬昭茲來許以示

聖德光昭

天子萬年之慶而惻忱惟忤未已復鞠膾珥筆數陳大美而賦之賦曰粵自鴻濛溟滓肇啓皇興兩曜轉轂右闕左舒欽光噴景橐籥洪爐朝翔若木夕御金樞精凝霜兔氣孕跋烏檀金六龍之輦水晶七寶之都其尊也實稱天子

見日月起世經天子

其瑞也第一苞符恭逢

景運

方隆陽春布渥戒周官兮保章候日月於合朔爰于既望祥開河洛爾時天朗氣清羣陰解駁日華

月華重輪照灼煥爛兮若山龍添火之鮮明層疊
兮若黼黻文章之交錯網緼兮若泰元媪神之盪
摩紛紛兮若龍領鳳味之噴薄象圖而中規兮若
天形之笠太極之圖氣純而無類兮若精金之繩
美珠之珞浮動于環中兮若北方夜半之沆瀣東
方昉爽之熹微拱護于環外兮若羣仙謁闕之紫
幘上帝端居之黃幄方其始升也非雲非烟輪囷
蕭索及其漸凝也如組如繡纒跗疊萼又其久旺
也積英積華乾包坤幙洵璇圖之奇瑞兮學士未
能咏歌實芸牒之神符兮詞臣或難揚摧况乎時
不決辰地非千里既東倡而西和亦晝明而夜起
貫珠合璧循環不已月吐華兮真如不夜之城日
曜魄兮又似再中之世媧皇煉石兮呈五色之孔
多織女成章兮宣七襄之徧麗度或遲而或速兮
總見並行道或赤而或黃兮方疑連軌察以玉衡
兮果孰短而孰長測以周髀兮將何同而何異有

喜必雙紀祥者二豈非

聖世洪庥中州盛事歟于是照靈源之龍馬含具茨之
雕雲羽蓋園圉兮仍合先天之象朱旄緯繡兮聿
成制字之文揚采熊熊映流虹于洛汭飛姿熠熠

掩繞電于河濱蓋以天開中土地拱

北辰析聞

畿輔雲近
禁宸是以應圖合牒握籙闡珍豈與夫東都神雀宋
郊素農潁川迎理之木澗瀝比目之鱗得以並提
前後輕相等倫也哉于是

天子居青陽之右个舉

耕耨之三推

是年十月十七日耕

定丁

三祥風習習澍雨霽霽

麥皆連穗桑無附枝醴泉若釀甘露如飴獸含肉
角禽號朱離九莖瑞穀三秀靈芝虞鳴麟介螽振

昆政嘉祥沓至道實交施
帝乃穆然而深思終將固之又固之惟修德者獲福務

小心以承禧而乃荆河惟豫屢昭威美凡夫輶軒
使臣節麾大吏紆朱拖紫之班章甫縫掖之士袿
首袴褶之軍石戶山農之子總總林林闔方趾
熙熙皞皞華顙毀齒莫不軒衣張眉雜遝愕眙以
爲賢之縹緲考之傳誌日月之宮有氣必視在上
曰冠在下曰履在中曰纓在旁曰珥惟環曰抱紅
黃碧紫壁組歲艱雲罕旖旎如繪丹青如展紈綺
森森炎炎懶懶褰褰凡現此形厥兆大喜昔若日
月光華歌于有虞帝舜之朝五色互呈見于少昊
金天之氏維我

皇上之德與兄日妙月同明
皇上之功合日域月崑並暨所以信而有徵大而非侈

胡夫

龍飛紀瑞由我豫始姬嘗會日月五星實豫分野而今

又踵其祥黃河符千載一清在豫亘綿而今又協
其祉更且宛豫輔車齊魯尺咫厯下之廣雲匪遙

元日山來
新府現變
寧陽之麒麟近是
上年十二月山東

若相照而相輝亦一彼而一此是宜對揚
皇麻書之信史凡我小臣索管以俟循天保歌詩之例

願貢

形輝之河東作賦之才深慚巴里又歌曰五緯汁兮雲

物祥天明明兮日月光金支翠旂兮鸞飛鳳翔

聖人坐兮開明堂豫之土兮在中央告

帝圖兮福吾

皇四方來賀兮萬壽無疆藏之金鑄兮惟其有慶惟其

有慶兮是

以有章

劉章中天日月光華賦并序

蓋開寶日揚輝紀由
少昊布彩頌自

中天寶隆古之靈符為史書所罕記我
皇上御極十有三年歲當乙卯接令序於西寅日在大

天

梁布韶光以三月金輪五色瑞應豫州王窟重光
奇徵汝郡曰抱曰戴正符神契之書非烟非雲始
驗史遷之筆此皆由我
皇上功超帝紀德邁

天庥協應中州疊昭上瑞制府率同司道屬吏拜手呈圖
颺言志慶吮彩毫以畫日騰瑞氣于凌雲仰祝

萬年非拘一體章濫膺紫省忝乏華文何敢追八伯之

歌庶幾效九如之頌乃為賦曰覽九州之分野惟
豫際乎中央占星應乎亢角測景準乎陰陽燦浮
河之綠字騰入昂之榮光疊靈岡之上瑞會寶錄

之嘉祥惟我

聖天子之乾元出治而離照四方也會姬訾以五緯則
豫土之疆也澄河清於千里則豫流之長也豈非
地居腹壤氣協天閭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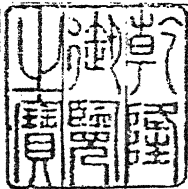
熙時之經緯耀信史而輝煌者乎維時至治馨香太
和滲漉既厚純禧彌徵第祿歲在單閼之辰旦中

牽牛之宿瑞露溥珠條風扇煥六幕晴薰几霄清
縹緲現重輪仰瞻丹旭躍彩判於跋烏拂琪葩于
若木紫與赤其交環碧與黃而迴復錯組繡之續
紛芳委綏之連屬影抱戴以層層氣輪囷而郁郁
擁瑞靄於五雲普照臨於萬目而迺休徵疊疊嘉
應重重是月既望夜氣橫空蟾蜍滿魄桂粟分叢
燦九枝於玉宇吐七寶于珠宮既浮金之躍躍復
編貝之總總鱗鱗兮機列七襄之錦縷縷兮橋聯
五彩之虹斯又結璘之含曜先應瑞於天中者也
原夫日月雙凡作天戶牖歷明晦而循環準轉旋
於左右驗氣朔之盈虛會乾坤之樞紐參電憲於
星曜慎保章於官守人安作息之常照合升恒之
久斯即治世之符而稱天庥之厚矣况乃布彩必
雙呈祥不偶影的燦而爭奇色璘璘而雜揉應合
璧于東西煥重光於先後晝與夜而交輝陰與陽
而協耦其為日之華也歷未而始辰其為月之華

也自戊而至丑蓋曠古所希聞實生民所未有而
且地聯列郡景革中區仰盱赤耀斜睇金樞豫之
官吏交慶皆除豫之士庶忭舞里閭喜近光於
天子維接壤於

皇都先四方而瞻雲就日合萬國而擊壤歌衢念小
臣之承乏始奉

命而我驅值中天之寶曜慶億禩之瑤圖敢濡毫而
呼仲紙愧繪畫之難摹抒寸丹於葵向效萬歲於萬



河南通志卷七十二